四庫全書

子部

職官分紀卷三十

宋　孫逢吉　撰

太子左右衛府率副率

前漢百官表詹事秦官掌皇后太子家屬官有衛率

後漢百官志太子衛率一人四百石本注曰主門衛徼

巡衛士

晉職官志左右衛率案惠帝建東宫置衛率初曰中衛

率泰始五年分為左右各領一軍太元中以國子博士吳隱之為太子右衛率凡太子出前衛率導在前黄麾外左右二率從挾導輿車後衛率從在烏皮外並帶戟執刀具服並視左右衛將軍

晉中興書徐邈建元中為太子前衛率

晉起居注建元十四年以太子中舍人郄倹為太子後衛率

沈約宋書元嘉中以王球謝弘微為太子右衛率

宋起居注永初元年以徐佩爲太子後衛率
隋百官志梁左右衛率各一人位視御史中丞各有丞
左率統果毅統遠立忠建寧陵鋒夷寇祚德等七營右
率領崇榮永吉崇和細射等四營後齊左右衛坊率各
領騎官備身正副都督騎官備身五職騎官備身員隋
左右衛各置率一人副率二人掌宫中禁衛各置長史
司馬及録事功曹倉兵騎兵等曹參軍事法曹鎧曹行
參軍事員

唐職官志左右衛率府秦漢有太子衛率主門衛晉分左右中前四衛率後代因置左右率北齊為衛率坊隋初始分置左右衛率府左右宗衛率左右虞候左右內率左右監門率十府以備儲闈武衛之職煬帝改為左右侍率國家復為衛率龍朔改為左右典戎衛咸亨復率各一人正四品上副率各一人從四品上掌東宮兵仗羽衛之政令總諸曹之事凡親勲翊府及廣濟等五府屬焉凡正至太子朝宮臣率其屬儀仗為左右廂之周衛出入如鹵簿之法

六典太子左右衛率府率各一人正四品上晉初為中衛率太始五年分左右惠帝為太子加置前衛率愍懷在東宮又加後衛率故元康中凡四衛率成都王穎為太弟又置

中衛率是為五率各丞一人服視左右衛將軍品第五
位同中庶子過江省前後至孝陵復置宋又省齊左右
衛率武冠絳朝服品第五秩千石後魏太和二十二年
左右率從三品後周東宮有司成司武司衛之類至隋
文帝始分置凡十府煬帝改衛率為侍率皇朝復龍朔
改典戍衛咸亨復掌統東宮三寺十率府之事舉其綱
紀而修其職務焉

副率各二人從四品上 隋文帝置煬帝改為侍副率皇朝復龍朔咸亨隨衛改復

掌 同職官志

國朝元祐官品令太子諸率府率從七品副率從八品 下同

文冠當時 南史徐陵父摛為左衛率又表淑為太子左衛率謝莊為太子中庶子時平南王獻赤鸚
鵡普詔羣臣為賦淑文冠當時作賦畢示莊及見莊賦
歎江東無我卿當獨秀我若無卿亦一時之傑遂隱其

賦以才藝堪幹立名晉中興書褚翜字謀遠幼失父以才藝堪幹立名肅宗即位徵拜屯騎校尉遷太子左衛率

風神魁梧鄭儉為太子右衛率身長八尺美鬚髯風神魁梧烈宗異之

並為名士孫劭異州記裴康弟楷並為名士至太子左衛率

謀廢賈后晉劉卞為恐懷太子左率知賈后必害太子乃問張華華曰君欲如何卞曰東宮儁乂如林四率精兵萬人公居阿衡之任若得公命皇太子因朝使錄尚書事廢賈后于金墉兩黃門力耳華曰廢立大事又非所能賈后微聞遷為雍州刺史卞恐誅乃飲藥卒

忠讜有文武清正著信義山公啟事太子左率缺宜得其才無疾忠者城陽太守石崇忠讜篤信有文武河東太平焦勝清正著信義皆其選也

直侍衛之美者荀氏家傳車騎將軍惲字茂中山濤舉之為太子右衛率稍清和理正從容顧問動可觀采真侍衛之

美者

進品爲第三

隋宇文述每與晉王謀事及晉王為皇太子乃以述為左衛率舊令率官第四品以述素貴遂進率品為第三其見重如此

憚其在東宮

高祖以太子勇知時政欲重宮官之資故以大臣領其職蘇孝慈自兵部尚書拜右衛率尚書如故上將廢太子憚其在東宮出為淅州刺史

貽書責田遊巖

唐蔣儼除太子右衛副率時徵隱士田遊巖為太子洗馬在宮無所補儼貽書責曰足下負業由之峻節傲唐虞之聖主養烟霞之逸氣守林壑之遁情主上屈萬乘之重申三顧之榮遇子以商山之客待子以不臣之禮將輔導儲貳漸染芝蘭冀皇太子春秋鼎盛聖道未周足下受調護之寄是可言之秋唯唯而無一談悠悠以卒年歲遊巖不能答

身居三職

李大亮拜左衛大將軍十七年晉王為皇太子東宮寮屬皆盛選重臣以大亮兼太子右衛率俄兼工部尚書身居三職宿衛兩宮甚為親信大亮每當

直必通宵假寐太宗勞之曰當公宿直我便安卧

長史

六典長史各一人正七品上隋置皇朝因之掌判諸曹及三府五府之事凡府事大事則從其長小事則專達季秋以其屬官之狀上於率而為之考課

録事參軍事倉曹　兵曹　胄曹

六典録事參軍事一人從八品上倉曹參軍事一人從八品下兵曹參軍事一人從八品下並隋置皇朝因之胄曹參

軍事一人從八品下隋置為鎧曹皇朝因之長安中改胄曹神龍初復太極中又有胄曹

録事參軍掌監印發付勾稽倉曹掌親勳翊三府廣濟等五府文官之簿書凡勳階考課假使祿賜及公廨財物田園食料皆典之兵曹掌親勳翊三府廣濟等五府武官親勳翊衛衛士之名簿及其番上差遣之法式凡上番者受其名簿而咨配于率知公私馬及雜畜之簿帳胄曹掌親勳翊三府廣濟等五府器械諸公廨繕造之物事凡大朝會及行役應請戎仗者則具其名數受

之於主司既事而歸之

左右率府親府勲府翊府中郎將左右郎將

六典左右率府親府勲府翊府中郎將各一人從四品上

中郎將之職見左右衛梁左衛率領七營右衛率領四營二率各領殿中將軍十人員外將軍十人又有正員司馬員外司馬屯騎步兵翊軍三校尉謂之三校旅賁中郎將冗從僕射謂之二將又有左右積弩將軍各一人北齊太子左右衛坊率各領騎官備身員又有內直備身備身正副都督備身三職等員又有直閤直前直後員又有旅騎屯衛諸軍等校尉各二人騎都尉三十人隋左右衛率下有直閤四人直寢八人直前直後各十人皇朝左右衛率各置親勲翊三府每府中郎將二人郎將二人掌其府校尉旅帥及親勲翊衛之屬

以宿衛

左右郎將各一人正五品下皇朝置

中郎將郎將掌其府校尉旅帥及親勳翊衛之屬以宿衛而總其府事

太子左右司禦率府率副率

隋百官志隋置左右宗衛制官如左右衛各掌以宗人侍衛加置行參軍二人

唐職官志左右司禦率府本號左右宗衛府龍朔改為司禦率府率各一

人（正四品上）副率各二人（從四品上）掌同左右率

六典太子左右司禦率府率各一人正四品上（隋文帝置煬帝改左右武侍率皇朝改為左右宗衛龍朔二年改今名神龍初又為宗衛開元初復舊）副率各二人從四品上（隋文帝置皇朝因之其後改復皆隨于府）率掌同左右衛副率為之貳郊城等三府之旅賁應番上者各配于所職

國朝元祐官品令（見左右衛）

長史

六典長史各一人正七品上掌判諸曹及郊城等三府

之貳餘皆如左右率府

録事參軍事 倉曹 兵曹 胄曹

六典録事參軍事各一人從八品上 隋置左右虞候開府初無録事有長史及四曹參軍至煬帝改為率府始置録事皇朝因之餘具上說

太子左右清道率府率副率

隋百官志隋有左右虞候各置開府一人掌斥候伺非長史以下如左右衛而無録事參軍員

唐職官志左右清道率府 隋文置左右虞候府一人掌斥候國初亦為左右虞候龍

朔改為清道率府神龍改為虞候開元復為清道率各一人正四品上副率各二人從四品上掌宮內外晝夜巡警之法

六典太子清道率府率各一人正四品上隋置非違擬金吾將軍副率各二人從四品上隋煬帝置皇朝因之龍朔開元隨府改復率掌東宮內外晝夜巡警之法以戒不虞凡絳邑等三府皆屬焉副率為之貳凡皇太子出入則領其屬以清游隊為之先以後拒隊為之殿其餘依鹵簿之法以從凡仗衛之出入置細引以導之蕉為之糺正每月絳邑等府直盪

之應番上者配于所職

國朝元祐官品令同上

長史

六典長史各一人正七品上隋置掌判諸曹及絳邑等三府之貳餘如左右率府

録事參軍事倉曹　兵曹　冑曹

六典録事參軍事各一人從八品上倉曹參軍事各一人從八品下兵曹參軍事各一人從八品下冑曹參軍

事各一人從八品下隋置

左右監門率府率副率

隋百官志左右監門率各一人副率二人掌諸門禁煬帝即位改率為宮門候降為正五品

唐職官志左右監門率府隋置皇朝因之率各一人正四品上副率各一人從四品上掌東宮禁衛之法

六典太子左右監門率府率各一人正四品上隋文帝置擬左右監門將軍各有直長十人龍朔二年改左右崇掖衛咸亨復舊垂拱改鶴禁衛神龍復舊副率各

二人從四品上隋文帝置龍朔開元隨府改復率掌東宮諸門禁衛之法副率為之貳凡東宮諸司應以籍入于宮殿者皆本司具其官爵姓名牒門司門司送于監門監門之主與判曹印署送于門司門司會之同則聽入凡東宮內外門之守者並司其出入凡財物器用之出入于宮禁者皆以籍傍為據左右監門以出入之若皇太子出入則依鹵簿之法率其屬於牙門之左右以為捍守

國朝元祐官品令同上

長史

六典長史各一人從七品上（隋置左右監門率有長史以下等員）掌判諸門禁衛之式

錄事參軍事（兵曹　冑曹）

六典錄事參軍事各一人正九品上兵曹參軍事各一人正九品下冑曹參軍事各一人正九品下（隋無倉曹以兵曹兼之皇朝因之）兵曹兼倉曹之職餘皆如左右率府冑曹掌器械及公私馬驢雜畜土木繕造之事

左右内率府率副率

隋百官志左右内率府率各一人掌領禁内侍衛供奉兵仗煬帝降率為正五品

唐職官志左右内率府（隋初置擬上臺千牛衛龍朔初為奉裕率咸亨復）率各一人（正四品上）副率各一人（從四品上）率掌東宮千牛備身侍奉之事而立其兵仗總其府事

六典太子左右内率府率各一人正四品上（隋文帝置擬千牛將軍其備身有千牛備身八人掌執千牛刀備身左右十六人掌供奉弓箭備身二十人掌宿衛侍從煬帝降率

為正五品皇朝加至四品上隋置龍朔改奉裕率神龍初復舊副率各一人從四品上龍朔神龍隨府改復率掌東宮千牛備身侍奉之事而主其兵仗總其府事副率為之貳以千牛執細刀弓箭以備身宿衛侍從以主仗守戎服器物凡皇太子坐朝則領千牛備身之屬升殿若射于射宮則率領其屬以從位定千牛備身奉細弓及矢立於東階上西面率奉弓及決拾北面張弓左執弣右執簫以進副率以巾拂矢而進進訖各退位於位及射左右内率啓其矢中及不中既事

受亦如之

國朝元祐官品令 同上

止當守職 唐王及善高宗時遷左奉裕率孝敬居春宮因宴集命宮官擲倒次至及善辭曰殿下自有樂官臣止當守職此非臣之任也臣苟奉令恐非殿下羽翼之美太子辭而遣之

羽翼之美 上

長史

六典長史各一人從七品上 隋置左右內率府有長史以下等員 掌判諸曹官吏及千牛備身之貳餘如左右率府

孝悌殊異 唐元讓弱冠明經擢第以母疾不仕永淳中巡察使薦讓孝悌殊異擢拜太子右內率府

長史歳滿還鄉鄉人爭訟不諳州縣皆就讓決焉 鄉人爭訟就決上

録事參軍事 兵曹 冑曹

六典録事參軍事各一人正九品上兵曹參軍事各一人正九品下冑曹參軍事各一人正九品下 隋置無倉曹皇朝因之

録事參軍事掌印兼勾簿書及其勲階考課稽失兵曹掌文武官及千牛備身之簿書及其勲階考課假使禄俸之事冑曹掌細引仗及羽儀之物自千牛以下各分而典之

方雅清素 唐李善方雅清素有君子之風高宗顯慶中累補太子內率府錄事參軍崇賢館學士兼沛王侍讀嘗注解文選分六十卷表上之詔藏秘閣

太孫官屬

唐永淳元年三月立皇孫重照為太孫將置府寮高宗召吏部郎中王方慶問曰前代故事如何方慶對曰臣按周禮有嫡子無嫡孫漢魏以來皇太子在亦不立太孫晉惠帝永寧元年立愍懷太子第三子襄陽王尚為皇太孫太子官屬即轉為太孫官屬南齊永明十年立

文惠太子長子南郡王昭業為皇太孫使居東宮今皇太子在而立太孫旁求載籍未有前例上曰自我作古可乎對曰五帝不相沿襲苟不失上下之序不虧政理之道亦何事而不可詩曰貽厥孫謀以燕翼子禮曰君子抱孫不抱子孫可以為王父尸以其昭穆同也今陛下肇建皇孫創斯盛典所以彰子孫千億之盛福祚靈長之應也上悦使方慶詳求典故官屬員品乃奏太孫府置師傅友文學祭酒及長史曹掾主簿管記司録以

下六曹從事等各加王府一級上後頗以為疑竟不補
授而止

職官分紀卷三十

職官分紀卷三十一

宋　孫逢吉　撰

諸侯王

前漢百官表諸侯王高帝初置金璽盭綬掌治其國景帝中五年令諸侯王不得治國天子為置吏

後漢百官志皇子封王其郡為國

蔡邕獨斷漢制皇太子封為王其實諸侯也周宋諸侯

或稱王而漢天子自以皇帝為稱故王號加之總名諸侯

晉職官志咸寧三年楊珧與荀勖以齊王攸有時望懼惠帝有後難因追故司空裴秀立五等封建之旨從容共陳時宜于武帝以為古者建侯所以藩衛王室今吳寇未殄方岳任大而諸王為帥都督封國既各不臣其統内於事重非宜又異姓諸將居邊宜參以親戚而諸王公皆在京師非扞城之義萬世之固帝初未之察於

是下詔議其制有司奏從諸王公吏制户邑皆中尉傾兵制度既行奏遣就國而諸公皆戀京師涕泣而去及吳平後齊王攸遂之國

賞即墨烹阿大夫而人不敢飾非史記齊威王即位委政卿大夫九年之間諸侯並伐國人不治于是威王召即墨大夫而語之曰自子居即墨也毀言日至然吾使人視即墨田野闢人民給官無留事東方以寧是子不事吾左右以求譽也封之萬家召阿大夫語之曰自子之守阿譽言日聞然吾問使人視阿田野不闢人民貧苦是子以幣厚吾左右以求譽也是日烹阿大夫及左右嘗譽者皆烹之於是齊國震懼人人不敢飾非務盡其誠齊國大治諸侯聞之莫敢致兵於齊

虎而冠齊哀王襄悼惠

王子高祖孫太尉周勃誅諸呂大臣欲立齊王琅邪王澤曰齊王母家駟鈞惡戾虎而冠者也方以呂氏幾亂天下今又立齊王以復為呂氏

假王

前漢韓信既平齊使人言漢王曰齊夸詐多變反覆之國南邊于楚不為假王以鎮之其勢不定今權輕不足以安之臣請自立為假王當是時楚方急圍漢王于滎陽漢王發書大怒曰吾困于此旦暮望而來佐我乃欲自立為王張良陳平躡漢王足附耳語曰漢方不利寧能禁信之自王不如因善遇之使自為守不然變生漢王亦悟因復曰大丈夫定諸侯即為真王何以假為乃遣張良立信為齊王徵其兵使擊楚

刑白馬而盟

高后欲立諸呂為王問王陵陵曰高皇帝刑白馬而盟曰非劉氏而王者天下共擊之今王呂氏非約也

非劉氏不王

高帝誓曰非劉氏不王非軍功不侯

磐石之宗

文紀曰高皇帝王子弟地犬牙相制所謂磐石之宗也師古曰犬牙言地形如犬牙交相

入也

異姓王 高帝定天下功臣異姓而王者八國 **食七十餘城** 齊悼惠王肥高帝子食七十餘城諸侯王皆莫及

常侍上出入卧内 楚元王交高帝即位交與盧綰常侍上出入卧内傳語言諸内事密謀

好詩 楚元王交好詩諸子皆讀詩申公始為詩傳號魯詩元王亦次為詩傳號曰元王詩世或有之

設醴 元王敬禮申公等穆生不耆酒元王每置酒常為穆生設醴及王戊即位常設醴後忘設焉穆生退曰可以逝矣醴酒不設王之意怠不去楚人將鉗我于市遂謝病去初元王薨子郢客嗣是為夷王夷王立四年薨子戊嗣稍淫暴削地遂應吳王反吳敗戊自殺

狀有反相 吳王濞高祖兄仲之子高祖封濞為吳王王三郡五十三城已拜受印高祖乃召濞相之曰汝狀有反相因拊其背曰漢後五十年東南亂豈汝耶然一家同姓慎無反

鑄錢煮海 吳有豫章郡銅山濞即招致天下亡命者盗鑄

錢東煑海水為鹽以故無賦于民國用饒足

當刑而王

黥布姓英氏少時客相之當刑而王及壯坐法黥布欣然笑曰人相我當刑而王其是乎其後在楚封九江王歸漢為淮南王初布之歸漢漢王方踞牀洗足布入見大怒悔來欲自殺出就舍帳御食飲從官如漢王居又大喜過望

盧綰與高祖同日而生

盧綰與高祖同里綰父與太上皇相愛及生男高祖綰同日而生里中持羊酒賀兩家及高祖綰壯俱學書又相愛也綰從高祖征伐常出入卧內賞賜親幸雖蕭曹莫及後封侯從擊燕王臧荼破之高祖已定天下諸侯封劉氏而王者七人上欲王綰為羣臣欲望及虜臧荼乃封綰為燕王諸侯得幸莫如燕王者

誅諸呂

劉章齊悼惠王之子初入漢宿衛封朱虛侯高后以呂祿女妻之時諸呂擅權用事章年二十有氣力常忿劉氏不得職嘗入侍燕飲高后令章為酒吏章因請曰臣將種也請得以軍法行酒高后曰可酒

酣章進飲歌舞已而曰請為太后歌耕田高后笑曰顧
而父知田耳若生為王子安知田乎章曰臣能知之太
后曰試為我言田意章曰深耕概種立苗欲疏非其種
者鋤而去之太后默然頃之諸呂有一人醉亡酒章拔
劒追斬之而還報曰有亡酒一人臣謹行法斬之後謀
誅諸呂章首先斬呂產太尉勃等乃盡誅諸呂及文帝
立聞朱虛侯初欲立齊王故黜其
功後因王諸子乃割齊郡王之

引博局提殺吳太子

孝文時吳太子入見得侍皇太子飲博吳太子傅
甯楚人輕悍又素驕博爭道不恭皇太子引博局
提吳太子殺之

削地

景帝立鼂錯說上曰昔高帝初定天下昆
弟少諸子弱大封同姓故孽子悼惠王王
齊七十二城庶孽分天下半今吳王前有太子之隙詐
稱病不朝於古法當誅文帝不忍因賜几杖德至厚也
不改過自新乃益驕恣公即山鑄錢煑海誘天下亡人
謀作亂逆今削之亦反不削亦反削之其反亟禍小不

削之其反遲禍大于是楚趙膠西皆有罪削地方議削矣吳王恐乃發謀舉事與膠西膠東菑川濟南楚趙同反

斬鼂錯 初吳楚反書聞兵未發上召袁盎問計盎曰吳楚相遺書曰高帝王子弟各有分地今賊臣鼂錯擅謫諸侯削奪之地故以反為名西共誅錯復故地而罷方今計獨斬錯發使赦七國復其故地則兵可罷上遂斬錯

東帝 上既誅鼂錯以袁盎為太常使吳吳楚兵已攻梁壁矣宗正以親故先入見諭吳王使拜受詔吳王笑曰我已為東帝不肯見盎

破吳楚 吳楚七國及先擊梁棘壁梁孝王使韓安國張羽等為將軍以拒吳楚吳楚以梁為限不敢過而西與太尉亞夫等相距三月吳楚破而梁殺虜略與漢中分

平臺複道 梁孝王于漢最親有功又為大國居天下膏腴地孝王太后子愛之賞賜不可勝道于是孝王築東苑方三百餘里廣睢陽城七十里大治宮室為複道自宮連屬于平臺三十餘里

賜天子旌

旗 梁孝王得賜天子旌旗出從千乘萬騎出警入蹕擬于天子招延四方豪傑自山東游說之士莫不至焉

傳梁王 初梁王入朝景帝未立太子與孝王宴飲從容曰千秋萬歲後傳于王王辭謝雖知非至言然心內喜太后亦然

同輦 梁孝王入朝上以太后親故王入則侍景帝同輦出則同車遊獵上林中梁之侍中郎謁者著籍引出入天子殿門與漢宦官無異

刺殺袁盎 上廢栗太子太后心欲以梁王為嗣大臣及袁盎等有所關說于帝太后義難格乃辭歸國梁王怨袁盎陰使人刺殺袁盎及他議臣十餘人賊未得也于是天子意梁逐賊果梁使之遣使冠蓋相望于道覆案梁事梁王恐乃使韓安國因長公主謝罪太后然後得釋上怒稍解

分梁為五國 梁孝王歸國以病薨竇太后泣極哀不食曰帝果殺吾子帝哀懼與長公主計乃分梁為五國盡立孝王男五人為王女五人皆令食湯沐邑太后悅乃為帝加一餐焉

尺布斗粟之歌 淮南厲王居處無度為黃屋蓋擬天子擅為令不用漢法詔赦死罪遂不食死檻車中民有歌曰一尺布尚可縫一斗粟尚可舂兄弟二人不相容

力扛鼎 淮南厲王

哀金椎

殺辟陽侯 淮南厲王其母故趙王張敖美人高祖過趙趙王獻之幸有娠趙王不敢內宮為築外宮舍之及趙王有罪厲王母亦係告吏以聞上方怒趙未及理之厲王母弟趙兼因辟陽侯言呂后呂后妬不肯白辟陽侯不強爭厲王母恚即自殺孝文時厲王入朝乃往請辟陽侯辟陽侯出見之即自哀金椎椎之命從者刑之馳詣闕下肉袒而謝曰臣謹為天下誅賊報母之仇伏闕下請罪文帝傷其志為親故不治赦之

招致賓客 淮南王安好書鼓琴不喜弋獵狗馬馳騁亦欲行陰德拊循百姓須名譽招致賓客方術之士數千人作內書二十二篇外書甚衆又中篇八卷言神仙黃白之術僅二十餘萬言

枕中書 劉向為諫

議大夫宣帝復興神仙方術之士而淮南有枕中鴻寶苑秘書言神仙使鬼物為金之術及鄒衍重道延命方世人莫見而向之父德武帝時治淮南獄得其書向自㓜而誦讀以為奇獻之言黃金可成上令典向方鑄作事費甚多不驗上乃下向吏吏劾向鑄偽黃金繫當死得減死論

視草賜書 武帝方好藝文以淮南王安善為文辭甚尊重之每為報書及賜書常召司馬相如等視草乃遣

好書 河間獻王德脩學好古實事是求從民得善書必為好寫與之留其真加金帛賜以招之繇是四方道術之人不遠千里或有先祖舊書多奉以獻王故得書多與漢朝等是時淮南王安亦好書所招致率多浮辯獻王所得書皆古文先秦舊書

得書多與漢朝等 見上

獻雅樂 河間獻王修禮樂被服儒術造次必於儒者山東諸儒多從而遊武帝時獻王來朝獻雅樂對三雍宮

年十五上書請擊吳 江都易王

非以孝景前二年立為汝南王吳楚反時非年十五有材氣上書自請擊吳景帝賜非將軍印擊吳吳已破徙王江都治故吳國以軍功賜予甚厚

聞樂而泣

武帝初大臣懲吳楚七國行事議者多寃鼂錯之策皆以諸侯連城數十太強欲稍侵削數奏暴其過惡諸侯王自以骨肉至親先帝所以廣封建成犬牙相錯者為磐石宗也今或無罪為臣下所侵辱有司吹毛求疵笞服其臣使證其君多自以侵寃建元三年中山靖王勝來朝天子置酒勝聞樂而泣問其故勝具以吏所侵聞上乃厚諸侯之禮加親親之恩焉

諸侯得以地分子弟

武帝時主父偃說上曰古者諸侯城不過百里強弱之形易制今或連城數十地方千里緩則驕奢易為淫亂急則阻其強而合從以逆京師今以法割削則逆節萌起前日鼂錯是也今諸侯子弟或數十而適嗣代立餘雖骨血無尺地之封則仁孝之道不宣願陛下令諸侯得推恩分子弟以地侯之彼人人

喜得所願上以德施實分其國而稍弱矣于是上從其計

卓爾不羣 漢興至于孝平諸侯王以百數率多驕溢失道唯大雅卓爾不羣河間獻王近之矣

劉氏安鼂氏危 鼂錯既說上削諸侯諸侯讙譁錯父聞之從潁川來語錯曰公為政用事侵削諸侯疏人骨肉何也錯曰不如此天子不尊宗廟不安父曰劉氏安矣鼂氏危遂飲藥而死曰吾不忍見禍逮身後十餘日吳楚七國果反斬錯東市錯已死謁者僕射鄧公擊吳楚還言軍事上問曰聞鼂錯死吳楚罷不鄧公曰吳為反數十歲矣發怒削地以誅錯為名其意不在錯也且臣恐天下之士拑口不復言矣于是景帝太息曰公言善吾亦恨之

國小地狹 景帝時諸王來朝有詔更前為壽歌舞長沙定王發但張袖小舉手左右笑其拙上怪問之對曰臣國小地狹不足以回旋帝乃以武陵零陵桂陽益焉

壞壁得古文經傳 景帝程姬生魯恭王餘二年立為淮陽王

吳楚反破後徙王魯好治宫室苑囿狗馬好音樂口吃難言初壞孔子舊宅于壁中得古今經傳

佯醉

齊悼惠王肥其母高帝微時外婦也孝惠時入朝帝與燕飲太后前帝以齊王兄置上坐如家人禮太后怒令人酌兩巵鴆酒前令齊王為壽齊王起帝亦起欲俱為壽太后恐乃自起泛其巵齊王怪之不敢飲佯醉而去知其鴆也

幾陷無道

淮陽憲王欽宣帝子元帝弟元帝即位遣憲王之國其舅張博至淮陽而王賜之少博辭去令弟光恐方欲上書王乃遣人持黄金五十斤送博博喜還書謝馬諂語盛稱譽王因言今萬姓咸歸望于大王大王奈何恬然不求入朝乎王不納後復遣王書云數進愚策未見省察聞齊齊駟先生者善為司馬兵法又聞北海之濱有賢人焉得此二人而薦之功亦不細王得書喜說報博書云雖亦不敏敢不諭意及事泄博兄弟三人並棄市上不忍置法王于遣諫大夫駿賜欽璽書責讓令悔過而已贊曰淮陽憲王于

諸侯為聰察張悖誇之幾陷無道詩云貪人敗類古今一也

真我子 欽好經書法律聰達有材帝甚愛之數嗟嘆曰真我子也

作左官之律設附益之法 武帝時有淮南衡山之謀作左官之律設附益之法

乘牛車 漢初以海內初定故大封同姓以鎮天下自吳楚誅後稍奪諸侯權惟得食租稅貧者或乘牛車

憚汲黯 淮南王謀反憚汲黯好直諫守節死義時黯列於九卿矣

去就有禮 後漢書東海恭王彊光武長子也建安二年立為皇太子十七年而母后廢彊不自安數請願備藩國光武不忍遲回數歲乃許焉十九年封東海王就國帝以彊廢不以過去就有禮故優以大封兼食魯郡合二十九縣賜虎賁旄頭宮殿設鐘虡擬于乘輿初魯恭王好宮室起靈光殿甚壯麗是時猶存故詔彊都魯中

茅車瓦器而葬 東海王彊既薨天子慟又追惟彊深執謙儉不欲厚葬以違其意特詔中常侍

杜岑及東海傅相曰王恭謙好禮以德自終遣送之物務從省約衣足斂形茅車瓦器物減於制以彰王卓爾獨行之志

沛王通論 沛王輔矜嚴有法度好經書善說京氏易孝經論語傳及圖讖作五經論時號之曰沛王通論在國謹節終始如一稱為賢王

弩射十發十中 陳王善能弩射十發十中永平中黃巾賊起州縣棄城走寵有强弩數十張出陳都亭國人素聞善射不敢反叛故城獨得完百姓歸之者衆十萬餘人

講論白虎殿 陳王善傳涉經書有威嚴與諸儒講論于白虎殿

喜黃老浮屠 楚王英以少好遊俠交通賓客晚節更喜黃老學為浮屠齋戒祭祀八年詔令天下死罪皆入縑贖英遣郎中令奉黃縑白紈三十匹詣國相曰託在藩輔過惡累積歡喜大恩奉送縑帛以贖愆罪國相以聞詔報曰楚王誦黃老之微言尚浮屠之仁信潔齋三月與神為誓何嫌何疑當有悔吝其還贖以助伊蒲塞桑門之盛饌

英後大交通方士作金龜玉鵠刻文字爲符瑞及燕廣告英有逆謀下案驗有司奏誅乃廢徙丹陽自殺

東西録見尚書省録尚書門

腰帶八圍東平王蒼少好經書雅有智略爲人美鬚髯腰帶八圍顯宗甚愛重之及即位拜驃騎將軍置長史掾史員四十人位在三公之上

議定禮樂東平王蒼以中興三十餘年四方無虞天下化平宜修禮樂乃與公卿共議定南北郊冠冕車服制度及光武廟登歌八佾數語在禮樂輿服志

諫獵顯宗將校獵河內東平王蒼上書諫帝覽奏即還宮

上印綬蒼在朝數載多所隆益而自以至親輔政聲望日重意不自安上疏歸職曰自漢興以來宗室子弟無得在公卿位者唯陛下遵承舊典終卒俊惠乞上驃騎將軍印綬退就藩國願蒙哀憐帝優詔不允使復其位

送列侯印十九枚詔遣東平王蒼送列侯印十九枚諸王子年五歲以上能趨拜者皆帶之

長夜之

歆 會稽王道子為長夜之飲政事決于元顯

詐偽書 廣陵王荆性刻急隱害有才能而喜文法光武崩大行在前殿荆哭不哀而作飛書封以方底令蒼頭詐稱東海王彊舅大鴻臚郭況書與彊曰太子星色黑至辰日輒變赤黑為病赤為兵亡努力卒事高祖起亭長陛下興白水何況于王陛下長子故副主哉彊得書惶怖即執其使封書上之顯宗知荆毋弟秘其事

祭祀祝詛 廣陵王荆之國復呼相者謂曰我貌類先帝先帝少得天下我今亦三十可起兵未相者詣吏告之帝復加恩不考極其事荆猶不改又使巫祭祀祝詛有司舉奏請誅荆自殺

好禮 論曰孔子稱富而無驕未若富而好禮者若東平王蒼所謂好禮者也

車騎鞍勒皆純黑 明德馬后詔書流布咸稱至德王主諸侯不敢犯禁廣平鉅鹿樂成王在邸入問起居帝望見車騎鞍勒皆純黑無金銀綵錦馬不踰六尺于是以白太后而賜錢各五百萬上

詩賦頌德 琅邪孝王京建武十七年進爵為王京性恭孝好經學顯宗尤愛幸賞賜恩寵殊異莫與為比光烈皇后崩帝悲以太后遺金財賜京都莒治宮室窮伎巧皆飾以金銀上詩賦頌德帝嘉美

諸子畢王而天下安 賈誼書高皇帝分天下以有功之臣反者如蝟毛而起高皇帝以為不可是故去不義諸侯空其國擇良日立諸子諸子畢王而天下乃安

願為將 魏志任城王彰少善射御膂力過人手格猛獸不避險阻數從征伐志意慷慨太祖常抑之曰汝不念讀書聖道而好乘汗馬擊劍此一夫之用何足貴也彰謂左右曰丈夫當為衛霍將十萬騎馳沙漠驅戎狄立功建號耳何能作博士耶太祖曰為將奈何對曰被堅執銳臨難不顧為士卒先賞必行罰必信可以為將矣太祖大笑

北征大破虜 代郡烏丸反時王彰為鄢陵侯乃拜北中郎將驍騎將軍臨發太祖戒彰曰居家為父子受事為君臣動以主

法從事爾其戒之彰北征大破虜北方悉平

為賦立成

陳思王植字子建年十歲餘誦讀詩論及辭賦數十萬言善屬文太祖嘗視其文謂曰汝倩人耶植曰言出為論下筆成章願當面試奈何倩人時鄴銅爵臺成魏太祖悉將諸子登臺使各為賦植援筆立成太祖甚異之

行馳道中開司馬門出

植既以才見異太祖狐疑幾為太子者數矣而植任性而行不自雕飾飲酒不節文帝御之以術矯情自節宮人左右並為之說遂定為嗣植嘗乘車行馳道中開司馬門出太祖大怒公車令坐死由是重諸侯科禁而植寵日衰魏武故事載令曰始者謂子建兒中最可定大事又令曰自臨菑侯植私出開司馬門至金門令吾異目視此兒矣

誅楊脩

植既寵日衰太祖既慮終始之變以楊脩頗有才策而又袁氏之甥也於是以罪誅脩植內不自安脩與丁廙等王之羽翼

以廢麗內吳質謀事

初楊修與丁儀

兄弟皆欲以植為嗣太子患之以車載廢簏內朝歌長吳質與謀修以白太祖未及推驗太子懼告質曰何患明日復以簏受絹車內以惑之修必重白重白必推而無驗則彼受罪矣世子從之修果白而無人太祖由是疑焉

醉不能受命

曹仁為關公所圍太祖以植為南中郎將行征虜將軍欲追救仁呼有勅戒植醉不能受命于是悔而罷之又魏氏春秋曰植將行太子飲焉偪而醉之王召植植醉不能受命故王怒之

大船秤象

鄧哀王沖字倉舒少聰察岐嶷生五六歲智意所及有成人之志時孫權貢巨象太祖欲知其斤重訪之羣下咸莫能出其理沖曰置象大船之上而刻其水痕所至秤物以載之則校可知矣太祖大悅

鼠齧鞍

太祖時軍國多事用刑嚴重太祖馬鞍在庫而為鼠所齧庫吏懼必死議欲面縛首罪猶懼不免鄧哀王沖年五六歲謂曰待三日中然後自歸沖於是以刀穿單衣如鼠齧者謬為失意貌有愁色太

祖問之沖對曰世俗以為鼠齧衣者為主不吉今單衣見齧是以憂戚太祖曰此妄言耳俄而庫吏以齧鞍聞太祖笑曰兒衣在側尚齧況鞍縣柱乎竟不問

少亡

倉舒太祖數對羣臣稱述有欲傳後意年十三有疾太祖親為請命及亡哀甚文帝寬諭太祖太祖曰此我之不幸汝曹之幸

上疏求試

陳思王植常自憤怨抱利器而無所施上疏求自試曰若陛下出不世之詔効臣錐刀之用使之西屬大將軍當一校之隊若東屬大司馬統偏舟之任必乘危蹈險突觸刃鋒為士卒先

七步成詩

文帝心忌陳思王植乃令七步成詩詩不成必當加刑子建應命詩曰煑豆燃豆萁裂豉取其汁萁在竈下燃豆向釜中泣本是同根生相煎何太急遂不害

八達

晉書安平獻王孚字叔達宣帝次弟也初孚長兄朗字伯達宣帝子仲達孚弟馗字季達恂字顯達進字惠達通字雅達敏字幼達俱知名故時號為八達

一門三世

世祖受禪

孚為太宰一門三世同時十人封王二人世子父子位極人臣子孫咸居大官出則旌旗節鉞入則貂蟬袞冕自公族之寵者未始有也

宗室儀表

高密文獻王泰性康靜不近聲色雖為宰輔食大國之租服飾肴饍如布衣寒士仕真簡率每朝會不識者不知其王公也事親恭謹居喪哀戚謙虛下物為宗室儀表

奏劾桓溫

敬王恬少拜散騎常侍黃門郎御史中丞值海西廢簡文登阼未解嚴大司馬桓溫屯中堂吹警角恬遂奏劾溫大不敬請科罪溫視奏歎曰此見乃敢彈我真可畏也恬忠正有幹局在朝憚之

宗室儁望

扶風王駿幼聰慧年五六歲能書疏諷誦經籍見者奇之及長清正守道宗室之中最為儁望

重八百斤

宗室司馬保體質豐偉常自稱重八百斤喜睡瘻疾不能御婦人無子保有文又好述作位至相國年二十七薨

宗藩

追策齊王冏文略曰昔以宗藩穆胤紹世緒于東國

不通桓伊

忠敬王遵父武陵王晞為桓溫所忌奏請免晞官以王歸藩卒遵初襲封年十二受拜流涕哀戚于時將軍栢伊皆遵遵曰何為通桓氏左右曰伊與桓溫疏索相見無嫌遵曰我聞人姓木邊便欲殺況諸桓乎由是少稱聰惠

清澹

會稽王道子少清澹為謝安所稱

開東第築山穿池

道子以嬖人趙牙為騾騎諮議參軍牙為道子開東第築山穿池列樹竹木用鉅萬為長夜之飲帝嘗幸其第謂道子曰府內有山因得遊矚甚善也然脩飾太過非示天下以儉道子無以對左右侍臣莫敢有言帝還宮道子謂牙曰上若知山是板築所作爾必死矣牙曰公在牙何敢死

掌朝政

王亮宣帝第四子武帝時兼太尉録尚書事武帝寢疾為楊駿所排以亮為侍中大司馬假黃鉞督豫州諸軍事出鎮許昌未發帝大漸詔留亮委以後事楊駿欲討亮亮知之夜馳赴許昌得免及駿誅為太宰與大保衛瓘對掌朝政楚王瑋有勲亮惲之欲奪其兵權

瑋承賈后旨誣亮與瓘有廢立之謀矯詔夜以兵圍之遂見害

素庸下無智策

趙王倫宣帝第九子諂事中宮大為賈后所親信求錄事尚書張華裴頠固執不可左衛司馬督說倫嬖人孫秀曰中宮凶妬與賈謐共廢太子大臣將起大事而公奉事中宮與賈郭親善太子廢皆豫知一朝事起禍必先及何不先謀之乎秀許諾言于倫倫納焉秀又以太子聰明若還東宮以已必不得志又說緩其事賈后必害太子然後廢后為太子報仇足以立功倫秀因勸謐早害太子以絕衆望太子既遇害倫秀之謀益甚乃矯詔曰中宮與賈謐等殺吾太子夜開門達齊王冏迎帝幸東堂遂廢賈后于金墉執張華裴頠等于殿前殺之倫尋矯詔自為使持節大都督督中外諸軍事百官總已聽于倫倫素庸下無智策復受制于秀秀之威權振于朝廷石崇潘岳皆有嫌于秀并見誅于是淮南王允齊王冏以倫秀驕僭內懷不平乃出冏鎮許奪允軍允發憤起兵討倫

允既敗滅倫加九錫又矯作禪讓之詔百官以法駕迎倫廢惠帝于金墉城倫乃即帝位大赦改元時齊王冏河間王顒成都王穎並擁兵各據一方俟而三王起兵討倫檄至倫秀始大懼召東平王楙督諸軍拒義師王輿反攻孫秀斬以徇倫爲詔曰吾爲孫秀所誤以怒三王今已誅秀其迎太上復位吾歸老于農畝黃門將倫出歸第以甲迎天子于金墉梁王肜表倫凶逆宜伏誅詔賜倫死飲以金屑藥酒倫慚以巾覆面曰孫秀誤我

徇首六軍

齊王冏獻王攸之子也冏起軍遣使造成都河間常山新野四王移檄天下以討倫及王輿廢倫惠帝反正冏率衆入洛頓軍通章署天子就拜大司馬加九錫輔政于是大築第館況于酒色不入朝見坐拜百官符勑三台選舉不均唯寵親昵于是長沙王乂徑入宮發兵攻冏令黃門王湖悉盜騶虞幡唱云長沙王矯詔又稱大司馬謀反助者誅三族是夕城内大戰火光燭天帝幸上東門矢集御前明日冏敗乂擒

冏至殿帝惻然欲活之又叱左右促牽出遂斬于閶闔門外徇首六軍諸黨皆夷三族**寃痛之聲達于左右**長沙王乂武帝第六子河間王顒將誅冏傳檄以乂為內主冏遣將襲乂乂將左右百餘騎赴宮奉天子與冏相攻連戰三日冏敗斬之顒本以乂弱冏強冀乂為冏所擒然後以乂為辭討之因襲帝立成都王已為宰相專制天下既而乂殺冏其計不果乃潛使侍中馮蓀等襲乂乂並誅之顒遂與穎同伐京師穎遣使客圖乂時長沙國左常侍王矩侍直見客色動遂殺之詔以為大都督以距顒乂前後破穎軍斬獲六七萬人戰久糧乏城中饑雖曰疲弊將士同心皆願効死而乂奉上之禮未有虧失張方以為未可拔欲還長安而東海王越慮事不濟潛與殿中將謀收乂送金墉城殿中左右恨功垂成而敗謀刼出之越懼難作遂就金墉城收乂至營炙殺之寃痛之聲達于左右三軍莫不為之流涕時年二十八**殺生自已**成都

王穎武帝第十六子齊王冏舉義穎發兵應之穎過河汞勝長驅左將軍王輿殺孫秀幽趙王倫迎天子反正及穎入京都誅倫遂歸鄴懸執朝政事無巨細皆就鄴諮之恃功驕奢百度廢弛甚于冏時而憚長沙王乂在內遂與河間王顒表請誅后父羊玄之等檄乂使就第乃與顒將張方伐京都以平原內史陸機為前鋒機戰敗穎收斬之夷三族乃進攻京城時王輿合衆襲穎會乂被執其黨斬輿降穎旣入京師復旋鎮于鄴拜丞相河間王顒表穎宜為儲副遂廢太子覃立穎為皇太弟丞相如故制度一依魏武故事乘輿服御皆遷于鄴永興初左衛將軍陳昣等奉大駕討穎昣二弟自鄴赴王師云中皆已離散由是不甚設備穎將石超奄至王師敗績矢及乘輿侍中嵇紹死于帝側左右皆奔散超乃奉帝幸鄴穎遂改元建武置百官殺生自已立號于鄴南平北將軍王浚等與烏丸羯朱襲穎穎遣石越等拒浚戰敗鄴中大震穎懼將帳下數十騎擁天子單車而

走五日至洛張方乃挾帝擁穎及豫章王歸于長安顒廢穎以豫章王為皇太弟穎既廢河北思之鄴中故將起兵迎穎穎復拜穎鎮軍大將軍都督河北諸軍事鎮鄴時所在鋒起穎以北方盛彊懼不可進自洛陽奔關中值大駕還洛帝遣收捕穎于是棄母妻單車渡河頓兵太守馮嵩執穎送鄴范陽王虓幽之而無它意屬虓暴薨長史劉輿見穎為鄴都所服慮為後患秘不發喪偽令人為臺使稱詔賜穎死遂縊之

濟義

王顒太原烈王之子初同檄至顒執其使送之于倫倫召兵于顒顒遣張方赴之聞二王兵盛乃追方軍迴以應二王及天子反正同論功雖怒顒初不同而終能濟義進位侍中

戎服入見

東海王越高密王泰之子初惠帝北征鄴以越為大都督六軍敗越奔還東海成都王穎以越宗室之美下寬令招之越不應命遂起兵而河間王顒挾天子發詔罷越等皆令就國越唱義奉迎大駕還復舊都關中大懼顒斬送張方首求和尋變

討拒越率諸侯迎惠帝返洛陽越以太傅録尚書事及
懷帝即位交政于越而帝始親萬幾留心庶事越不悅
求出藩遂鎮許昌越又以頃興事多由殿省乃奏宿衛
有侯爵者皆罷之由是大失衆望而多有猜嫌越既不
自安乃戎服入見請討石勒羽檄徵召四方兵皆不至
而越不臣之迹四海所知州縣攜貳上下崩離遂憂懼
成疾而薨

八王

史臣曰自惠皇失政難起蕭墻骨肉相殘黎
元塗炭戰塵驚而天地閉戎兵接而宮廟隳
支屬肇其禍端戎羯乘其間隙悲夫詩所
謂誰生厲階至今為梗其八王之謂歟

殺害近十萬人

趙王倫之敗百官是倫所用者皆斥免之臺省府
衛僅有存者自兵興六十餘日所殺害近十萬人

忠心可破示天下

汝南王亮之被執也歎曰我之忠心可
破示天下也如何無道枉殺不辜是時
大熱兵人坐亮于車下時人憐之為之交扇將及日中
無敢害者瑋出令曰能斬亮者賞布千疋遂為亂兵所

害戚藩贊曰惠懷不競戚藩力爭自相誅滅祖逖曰晉室之為亂非上無道而下怨叛也由藩王爭權自相誅滅遂使戎狄乘隙毒流中原出租秩加賦賑國人齊王攸好學不倦借人書皆為治護時有水旱則出租秩加賦以賑國人須豐年乃收入本直借書為治護上鉛刀一割晉中興書譙王承作湘州刺史至武昌釋戎備見王敦敦因宴集謂承曰大王雅素佳士非將帥才也承曰公未見知耳安知鉛刀不能一割承以敦欲測其情故發此言敦果謂錢鳳曰彼不知懼而學壯語此之不武何能為聽承之鎮猪王宋書始安王休仁文帝之子前廢帝無道誅害羣公忌憚諸父聚之殿內毆捶陵曳無復人理休仁及明帝正陽王休祐形體並肥帝乃以籠盛稱之明帝尤肥號為猪王休仁為殺王休祐為賊王以三王年長尤所忌憚故常錄以自近東海王禕尤劣號之驢王桂陽王休範巴陵王若年

少歆得從容嘗以木槽盛飲和以雜食掘地為坑實之泥水倮倮明帝内坑中以槽食置前令口就食之用為歡笑欲宫明帝及休仁休祐前後以數十休仁以計數每以笑調佞諛悦之故得推遷嘗于休仁前使左右淫逼休仁母楊太后左右並不得已順命唯右衛將軍劉道隆奉旨盡諸醜狀時廷尉劉家妾孕臨月帝迎入後宫冀生男欲立為太子明帝嘗忤旨帝怒乃倮縛其手足以杖貫手足内使擔赴太宫即日屠之休仁笑謂帝曰未應死問其故休仁曰待皇太子生殺猪取肝肺帝意解曰且付廷評一宿出之帝將南遊判湖明日欲殺諸父便發其夕被弑于華林園休仁即使執臣禮于明帝以休仁為侍中司徒尚書令太始初四方逆命休仁親當矢石犬熱克建任總百揆親寄甚隆帝末年多忌及疾篤召休仁入宿尚書下省夜遣人賚藥賜休仁死及帝疾甚見休仁為祟叫曰司徒少寬我尋崩

驢王 上 願後身不復生王家 始平

王子鸞孝武之子母殷淑儀寵傾後宮子鸞愛冠諸子前廢帝素疾子鸞有寵及即位乃遣使賜子鸞死時年十歲子鸞臨死謂左右曰顧後身不復生于王家

似驢封盧陵王 盧陵王褘文帝子初封東海王明帝踐阼封盧陵王初廢帝因褘似驢以為號上以斯言故改此封文帝諸子褘尤凡劣諸兄弟嗤鄙之

勢傾天下 彭城王義康性好吏職銳意文案糺剔是非凡所奏入無所不可方伯並委義康授用由是朝野輻湊勢傾天下義康亦自強不息無有懈倦

腰帶十圍 南都王義宣為荊州刺史白皙美鬚眉長七尺五寸腰帶十圍多畜嬪妾後房千餘妃媼數百男女四十人崇飾綺麗費用殷廣

鬼目粽 江夏王義恭奢侈無度前廢帝狂悖無道義恭元景等謀欲廢立永光元年八月廢帝親率羽林兵于第害之并其四子斷析義恭支體分割腸胃挑取眼睛以蜜漬之謂為鬼目粽

使餘人書啓事 衡陽

王義李為荊州刺史素拙書上聽使餘人書啓事唯自書名而已二十一年徵為都督南徐兗青冀幽六州軍征北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南兗州刺史持節常侍如故發州之日帳帷器服諸應隨刺史者悉留之荊楚以為美談

職高他國一階　建平王宏字休度文帝第七子少而閑素篤好文籍文帝寵愛殊常為立第于雞籠山盡山水之美建平國職高他國一階

生便富貴　桂陽王休範進司空素凡近少知解不為諸兄所齒遇明帝嘗指左右人謂王景文曰休範人才不及此以我弟故生便富貴釋氏願生王家良有以也

益州忽生小洲知有貴王　齊書宋泰始中益州市橋忽生小洲道士邵碩見之曰當有貴王臨州及宋滅齊武帝不復用諸將為益州始以鑑為刺史督二州事加鼓吹一部

雖尊貴都如素士　始興王鑑性甚清在蜀積年未嘗有所營造資用一歲不滿三萬王儉嘗歎云始興

王雖尊貴而行履都如素士

巾箱五經

衡陽王鈞性好學善屬文嘗親手細書五經都為一卷置于巾箱中以備遺忘侍讀賀玠問曰殿下家有墳索復何須蠅頭細書别藏巾箱中答曰巾箱中有五經于檢閱既易且一更手自書寫則永不忘矣諸王聞之爭效為巾箱五經

與山人交

會稽孔珪家起園宇植桐柳多構山泉殆窮真趣衡陽王鈞往遊之珪曰殿下處朱門遊紫闥詎得與山人交耶答曰身處朱門而情遊江海形入紫闥而意在青雲珪大美之吳郡張融清抗絕俗雖王公貴人視之傲如也唯雅重鈞謂從兄緒曰衡陽王飄飄有凌雲氣其風情素韻彌足可懷融與之遊不知老之將至也

烏紗帽侍宴

豫章王嶷高帝第二子寬仁弘雅有大成之量為帝鍾愛焉初為宋順帝驃騎從事郎中詣袁粲粲謂人曰後來佳器也建元中武帝以事失旨高帝頗有代嫡之意而嶷事武帝恭悌盡禮未嘗違忤顏色故武帝友愛亦

深宋元嘉中諸王入齋閤白服裙帽見人主唯出太極西廂乃備朝衣自此以來斯事一斷武帝與嶷同生相友時宮内曲宴許依元嘉之服嶷固辭唯車駕幸第乃白服烏紗帽以侍宴

王子封千戶 武帝將封豫章王嶷諸子舊例王子封千戶嶷欲五子俱封啓減每人五百戶

至孝 豫章王至孝高帝崩哭泣過度眼耳皆血出

不為賈人求利 臨川王映嘗致錢還都賈物有獻計者于江陵買貨至都回換可得微有所增映笑曰我是客賈耶乃復求利

拔矟 長沙王晃便弓馬武帝出遊晃適從駕以馬矟刺道邊枯柏上令左右數人引之而矟不出乃令晃馳馬拔之應手而去

齋中錢不滿萬 武陵王曄輕財厚義有古人風罷會稽還都齋中錢不滿萬俸祿所入皆參佐賓僚共之常曰兄作天子何畏我無錢

鄱桂 鄱陽王鏘桂陽王鑠皆高帝子鏘好文章鑠好名理人稱為鄱桂

學鳳尾諾 江夏

王鋒高帝子母張氏有容德宋蒼梧王逼取之又欲害鋒高弟甚懼不敢使居舊宅匿于張氏舍時年四歲性方整好學書張家無紙札乃倚井欄為書書滿則洗之復書如此者累月又晨不肯拂窓塵先畫塵上學書為字五歲高帝使學鳳尾諾一學即工高帝大悅以玉麒麟賜之曰麒麟賞鳳尾矣

賜玉麒麟

上

見猨悲鳴思子響

魚復侯子響字雲音武帝第四子初封巴東王子響勇力絕人開弓四斛少學武帶伏左右六十人皆有膽幹數在內齋殺牛置酒與之聚樂長史劉寅等密啓上聞及臺使至子響召寅等殺之上怒遣衛尉胡諧之將軍尹略中書茹法亮領羽林三千人討之諧之等至江津築城燕尾洲子響白服登城求單舸還闕尹略獨不許之子響乃率黨渡洲攻壘斬略而諧之等單艇奔逸上又遣蕭順之領兵斷之子響即日將白衣左右三十人乘緋艋中流下都欲自申明順之不許于射堂縊之他日上出景陽山見

一猿跳躑悲鳴問後堂丞此猿何意答曰猿子日前墮崖致死其母求之不見故爾上思子響歔欷良久不自勝順之慚懼感子響病遂以憂卒追封子響為魚復侯

典籤

高帝武帝為諸王置典籤帥一方之事悉以委之每至覲接輙留心顧問刺史行事之美惡係于典籤之口莫不折節奉之常慮弗及於是威行州部權重藩屏南海王子罕戍琅邪欲暫遊東堂典籤姜秀不許而止還泣謂母曰兒欲移五步亦不得與囚何異秀復輙取子罕屐繖飲器等供其私用武帝知之鞭二百係尚方然而擅命不改邵陵王子貞嘗求熊白厨人答曰典籤不在不敢與巴東王子響反帝以問羣臣戴僧静曰諸王自應反豈惟巴東武帝問其故答曰諸王無罪而一時被囚取一挺藕一杯漿皆諮籤帥不在則竟日忍渴諸州惟聞有籤帥不聞有刺史及明帝誅異己者諸王見害悉典籤所殺竟無一人相抗孔珪聞之流涕曰濟北衡陽江夏最有意而復害之若不立籤帥故

不至于此

射甘蔗十發十中

宜都王鏗高帝子善射常以射的太淵日終日射侯何難之有乃取甘蔗插地百步射之十發十中

錢愚

梁臨川王宏文帝子宏以介弟之貴無佗量能恣意聚歛庫室有百間在内堂之後關鑰甚嚴有疑是鎧仗者密以聞武帝帝于宏友于甚厚殊不悦宏愛妾江氏寢膳不能暫離上他日送盛饌與江曰當來就汝讌宴乃携布衣之舊射聲校尉丘某往與宏及江大飲半醉謂宏曰我今欲履行汝後房更呼後閤輿徑往屋所宏恐上見其賄貨顔色怖懼上意彌信是仗屋檢視之有錢百萬一聚黃榜標千萬一庫懸一紫標如此三千餘間帝與從者屈指計之見錢三億萬餘屋貯布絹雜貨但見滿庫不知多少始知非仗也大悦更劇飲至夜而還兄弟情方更敦睦晉時有錢神論豫章王綜以宏貪吝遂為錢愚論

我之任城

廬陵威王續武帝第五子少英果膂力絕人馳射應發命中武帝歎曰此我之任城

也嘗馳射于帝前續中

不慧　盧陵王續之次子應不慧兩庫冠諸人帝大悅　王堯至內庫閱珍物見金鋌問左右曰此可食否答曰不可應曰既不可食並將乞汝他皆類此

辟陶潛之後　安城王秀文帝子也為江州刺史取徵士陶潛曾孫為里師歎曰陶潛之德豈不及後裔即日辟為西曹

二安　諸王並下士建安安城二王尤好人物世以二安重士方之四豪

撰類苑　安城王秀精意學術招學士劉孝標使撰類苑書未及畢而已行于世

四碑並建　安城王秀堯佐史夏侯亶等表立墓碑誌詔許之當世高才遊王門者東海王僧孺吳郡陸倕彭城劉孝綽河東裴子野製其文欲擇用之而咸稱實錄遂四碑並建

七月而生　豫章王綜武帝第二子初綜母吳淑媛在齊東昏宮有寵及得幸武帝七月而生綜宮中多疑之及綜年十四五常夢一少年肥壯自挈其首對綜如此非一乃密問淑媛淑媛問夢中形狀

類東昏因密報之令勿泄綜每別室祠齊氏七廟微行曲阿拜齊明帝陵然猶無以自信聞俗說以生者血瀝死者骨滲即為父子綜私發東昏墓出其骨瀝血試之既有徵矣在西州生次男月餘日潛殺之既瘞夜遣人發其骨又試之其酷忍如此後奔魏追服東昏斬衰魏太后羣臣並弔之

吞鉏 邵陵王綸嘗南徐州事性慘虐輕險嘗問賣鉏者曰刺史何如對曰慘虐綸怒令吞鉏而死

棺盱司馬 邵陵王嘗作新棺木盱司馬崔會意以轜車挽歌為送葬之法使嫗乘車悲號會意不堪輕騎還都聞之

奪孝服著之 邵陵王又嘗逢喪車奪孝服著之匍匐號叫籤帥密以聞帝始嚴責綸不能改於是遣代綸悖慢踰甚乃揀一老公短瘦類帝者加以袞冕置之高座朝以為君自陳無罪使就生剝褫搖之於庭

書問不通 元帝與廬陵王續少相狎又相謗二王書問不通及續薨元帝時為江州聞之至入閤而躍屨為之破

加禮命

至五千戶陳江左承西晉諸王開國並以戶數相差為大小三品大國置上中下三將軍中國置中下將軍小國置下將軍一人餘官亦准此為差陳武帝受命自永定迄于禎明唯衡陽王昌加禮命至五千戶自餘大國不過二千小國則千戶

一覽便誦衡陽王昌武帝子也性聰辨明習政事帝遣吳郡杜之偉授昌經昌讀一覽便誦

告廟鄱陽王伯山字靜之文帝子也偉容儀舉止閑雅喜慍不形于色武帝時天下草創諸王受封儀注多闕及伯山受封文帝欲重其事天嘉元年七月丙辰尚書入座奏封鄱陽郡王乃遣度支尚書蕭睿持節兼太宰告于太廟又遣五兵尚書王質持節兼太宰告于太社其年十月上臨軒策命訖令王公以下並宴于王第

加戎號置佐史始興王伯茂文帝子也舊制諸王受封未加戎號者不置佐史于是尚書八座奏加伯茂寧遠將軍置佐史

書得右軍之法陳時軍人

於丹徒盜發晉郗曇墓大獲晉右將軍王羲之書及晉名賢遺迹事覺其書並没縣官藏于秘府文帝以始興王伯茂好古多以賜之由是伯茂大工章隷書甚得右軍之法

愍窮之 梁南平元襄王偉性多恩惠尤愍窮之常遺瞻卹

宗傑 後魏史論曰文宣貞固俊逸爵為宗傑

妃號 宗室嘗為宗正卿奏王親及始藩二藩王妻悉有妃號而三藩以下皆謂之妻上不得同為妃名而下不及五品以上有命婦之號詔曰夫貴於朝妻榮於室婦女無定升降從夫三藩既啓王封妃名亦宜同等可從妃例自是三藩王妻名號始定

金床玉几 咸陽王禧謀反事露走渡洛水至栢塢俄而被擒賜死其宮人為之歌曰可憐咸陽王奈何作事誤金床玉几不得眠夜踏霜與露洛水湛湛彌岸長行人那得渡其歌流至江表北人之在南者雖富貴聞弦歌奏之莫不洒泣

驢王 咸陽王坦為冀州刺史性好畋漁無日不獵又其從叔汝豈王延明每切

責之曰昔宋有東海王性凡劣時人號驢王我觀汝所作亦恐不免驢號當時聞者號曰驢王

不營聲譽　高陽王雍少傲儻不常孝文曰吾亦未測此兒之深淺然觀其任真率素或大器晚成初封潁川王或說雍侍士營聲譽雍曰吾文帝之子位為諸王用聲名何為

刋一字　孝文帝嘗令黃門侍郎崔光讀暮春羣臣應制諸詩至彭城王勰詩帝乃為改一字勰曰陛下賜刋一字足以價等連城

十步賦詩　彭城王勰從幸代都次于上黨之銅鞮山路旁有大松樹千數根帝住而賦詩令人示勰曰吾作詩雖不能七步亦不至遠汝可作之比至吾所令就也時勰去帝十步遂且行且作未至帝所而就詩曰問松林松林經幾冬山川何如昔風雲與古同　帝大笑曰汝此調責吾耳

三曹才名相忌　孝文帝南討漢陽假彭城王勰中軍大將軍加鼓吹一部勰以寵授頻煩乃面陳曰陳思求而不允愚臣不請而得豈但今古云殊遇否

大異帝大笑執勰手曰三曹才名相忌吾與汝以道德相親緣此而言無斷前烈

才力絕人

常山王道子陵年十七從太武獵逐一猛獸陵遂空手搏之以獻帝曰汝才力絕人當為國立功立事勿如此也即拜內行阿干又平涼州沮渠蒙遜令一驍將與陵相擊兩槊皆折陵抽箭射之墜馬陵恐其救至未及拔劍以刀子戾其頸使身首異處帝壯之即日拜都幢將

黑頭三公

臨淮王彧字文若少有才學時譽甚美侍中崔光見彧追而謂曰黑頭三公

良牧

北齊趙郡王叡出為定州刺史六州大都督閑習政事稱為良牧時年十七

與軍人同勞苦

叡六月領兵監築長城途中屏蓋肩親與軍人同勞苦定州先嘗藏冰長史宋欽道倍道送冰叡歎曰三軍皆飲溫水吾何義獨進寒冰遂令消液之

趙郡王泉

叡都督北朔州刺史撫慰新遷量置烽戍無水處禱而掘井泉源湧出至今號曰趙郡王泉

鐵籠

地牢 文宣帝末年多酒永安王浚頻諫帝銜之詔徵浚浚懼禍謝疾不朝上怒馳驛收浚至鄴以鐵籠與王常王渙俱寘北城地牢浚與渙皆有雄略為諸王所傾服帝恐為害乃自刺渙又使壯士劉桃枝就籠亂刺槊每下浚渙以手拉折之號哭呼天于是以火燒殺之天下為之痛心

博士教筆迹 彭城王澂

初拜通直散騎常侍封長樂郡公博士韓毅教澂書見澂筆迹未工戲曰五郎書畫如此忽為常侍開國今日後更宜用心澂正色曰昔甘羅為相未聞能書凡人惟論才具何如豈必勤勤筆迹博士當今能者何為不作三公時年八歲

嚴察如神明 澂為滄州刺史為政嚴察部內肅然守令參佐下及胥吏行遊往來皆自齎糧食澂纖介知人間事有隰沃縣主簿張達嘗詣州夜投人舍食雞羹澂察知之時守令畢集澂對眾曰食雞羹何不還價直也達即伏罪合境號為神明又有老母姓王孤獨種菜三畝數被人偷澂乃令人密往

書菜葉二字明日市中看菜葉獲賊自後境内無盜政化為當時第一

政化為當時第一

上食一口 漵自滄州召為侍中人吏送別悲號有老翁數百人相率具饌曰自殿下至來五載人不識吏吏不欺人百姓有識以來始逢令化殿下唯飲此鄉水未食百姓食卿獻蔬薄漵重其意為食一口

選從事 漵轉司州牧選從事皆取文才明斷者當時皆稱美選州舊業五百餘漵未嘗朞月悉斷盡

千里駒 馮翊王潤神武之子幼時神武曰此吾家千里之駒也

讀書十行俱下 河南王孝瑜讀書十行俱下覆棊不失一道

覆棊不失一道 上

蘭陵王入陣曲 蘭陵武王長恭文襄之子累遷并州刺史突厥入晉陽長恭盡力擊之芒山之敗長恭為中軍率五百騎再入周軍遂至金墉之下被圍甚急城上人弗識長恭免胄示之面乃下弩手救之于是大捷武士共歌之為蘭陵王入

陣曲**深入陣**芒山之捷也人或謂蘭陵王長恭曰入陣太深失利悔無所及對曰家事親初不覺遂然

一瓜共食長恭為將躬勤細事每得一瓜必與將士共食

侍講金華叅遊銅雀北齊邢子才廣平王碑文云侍講金華叅遊銅雀出陪芝蓋入奉桂室

半嶽摧峯中河墜月南齊王融豫章文獻王墓誌銘云領袖傾淪紀綱旋沒半嶽摧峯中河墜月春然晚隧如何夜臺鯨騄悗暮篠吹徘徊千秋萬祀頤有餘哀

龍轜夕儼篠挽晨鐃海陵王墓銘曰景祚云及多難攸啓載驅鈴鞳高閣代郎西光已謝東龜又良龍轜夕儼篠挽晨鐃風搖草色月照松光春秋非我晚夜何長

對策雲臺觀書麟閣梁簡文安成藩王墓銘曰許氏徇龍荀家鳴鶴豈如宗子分聯華萼對策雲臺觀書麟閣官美登朝文高入洛得意琴書志言丘壑

閒平文雅北齊史論文襄諸子咸有

風骨雖文雅之道有謝閒平然武藝英姿多堪衆侮縱覆欺有徵若使蘭陵獲全未可量也閒平謂漢河閒王東平王也

傾意賓客 蕭子顯齊書竟王陵子良字雲英少有清尚禮才好士居不疑之地傾意賓客天下才學皆遊集焉

左右馳射 後周東平公神舉文帝族子膂力絕人彎弓數十斤兼能左右馳射

嚴而秉法 魏安定王休車駕南代須大司馬孝文親行諸軍遇休休以三人盜徇六軍將斬之有詔赦之休執曰陛下親御六師跋涉野次軍行始爾已有奸竊如其不斬何以息盜請行刑以肅姦慝詔曰大司馬執憲誠應如是可特原之休乃奉詔帝謂司徒馮誕曰大司馬嚴而秉法諸軍不可不慎

始知廣陵之明了 廣陵王羽有斷獄之稱頃廷尉孝文幸羽第與諸弟言曰朕昨新受民訟始知廣陵之明了咸陽王禧對曰臣年為廣陵兄廣陵為弟高祖曰我為汝兄汝為羽昆汝復何恨

墳栢 隋文帝有四弟

居武允之憂率諸弟負土為墳人植一栢四根翳茂西北一根獨黃後因風雨并根壞之乃蔡王整所植及從武帝伐齊整力戰而死果終不吉

踈屬降爵

唐高祖受禪廣宗室以威天下從弟及姪年始孩童者皆封郡王太宗即位因舉宗正屬籍問侍臣曰遍封宗室于天下便乎尚書左僕射封德彝對曰歷觀往古封王者今最為多兩漢以降唯封帝子及親兄弟又宗室踈遠者非有大功如周之郇滕漢之賈澤亦不濫封所以别親踈也先朝敦睦九族一切封王爵命既隆多給力役蓋以天下為私殊非至公馭物之道太宗曰朕理天下本為百姓非欲勞百姓以養已親于是宗族踈屬悉降爵為郡公

水化為血飲之以安衆

河間王孝恭高祖從兄子時公祐據江東反命孝恭為行軍元帥擊之將發與諸將宴命取水忽變為血在座者皆失色孝恭舉止自若徐諭之曰禍福無門惟人所召無負于物諸公何見憂之深公祐惡積禍

盈今承廟筭以致討盜中之血公祐授首之微遂盡殄之時人服其識度而能安衆果擒公祐不以賊遺君父太宗討高麗江夏王道宗與李靖為先鋒濟遼水拔卑城遇賊兵大至軍中僉欲深溝保險待太宗至道宗曰昔耿弇不以賊遺君父我既職在前軍當須清道以待輿駕乃與靖合戰擊大破之河間江夏當代所重道宗晚年頗好學敬慕賢士不以地勢凌人宗室中唯道宗及河間王孝恭最為當代所重房遺愛伏誅長孫無忌褚遂良素與道宗不協上言道宗與遺愛交結配流象州一時之傑史臣曰道宗軍謀武勇好學下賢于羣從之中稱一時之傑無忌遂良銜不協之素致十載之冤永瘐中無忌遂良忠而獲罪人皆哀之不知誣陷劉洎吳王恪于前枉害道宗于後天網不漏不得其死宜哉千載之冤上以名望見誅吳王恪太宗第三子有文武才太宗嘗稱類已既名望素高甚

為物情所尚長孫無忌輔立高宗深所忌嫉會房遺愛謀反遂因事誅恪以絕衆望海内寃之

尊嫡卑庶

魏王泰有美質太宗重愛之新出閤每月給料物踰于皇太子諫議大夫褚遂良上疏諫曰昔聖人制禮尊嫡卑庶謂之儲君料物翻少魏王朝野見聞不以為是太宗又令泰移居武德殿侍中魏徵又諫太宗並納其言時太子承乾有足疾泰潛有奪嫡之心遂與承乾俱見廢黜

離間父子遽為豺狼

史臣曰太宗諸子吳王恪濮王泰最賢皆以才高辨悟為長孫無忌所嫉離間父子遽為豺狼而無忌破家非陰禍之報歟　濮王即魏王也

不如禽獸鐵石

蜀王愔太宗子數為非法太宗怒曰禽獸調伏可以馴擾于人鐵石鍜鍊可為方圓之器至如愔者曾不如禽獸鐵石乎乃削封邑及國官之半

率兵先至

淮安王神通高祖從父弟隋末在京師舉兵以應義師後太宗謂諸功臣曰朕叙公等勲效量定封

邑恐不能盡當各自言神通曰義旗初起臣率兵先至今房玄齡杜如晦等刀筆之人功居第一臣且不服上曰叔父雖率兵先至未嘗親行陣玄齡等有籌謀帷幄定社稷功所以漢之蕭何雖無汗馬指蹤推轂故功居第一叔父于國至親誠無所愛必不可緣私濫與勳臣同賞耳

淮陽小兒

淮陽王道玄高祖從父兄子劉黑闥引突厥寇河北壽山東道將軍總管師次下博與賊軍遇道玄帥騎先登命副將史萬寶將軍繼進萬寶與之不協及道玄深入而擁兵不進謂所親曰吾奉手詔討賊淮陽小兒雖名為將軍軍之進止皆委于吾今其輕脫越浮交戰大軍若動陷泥淖莫如結陣以待之道玄遂為賊所擒

貪婪

江夏王道宗坐贓下獄太宗謂侍臣曰朕富有四海士馬如林欲使轍迹周宇內遊觀無休息絕域採奇玩海外訪珍羞豈不得耶勞萬姓而樂一人朕所不取也人心無厭惟當以禮制之道宗奉料賞賜不少足有餘財而貪婪如此使人嗟

挽豈不卽乎遂免官

擅殺盜馬者長樂王幼良高祖從父弟時人有盜其馬幼良獲盜者擅殺之高祖怒曰昔人賜盜馬者酒終獲其報爾輙行戮何異古風乃遣禮部尚書李綱于朝堂集宗室王公而撻之百後累遷涼州都督多侵暴市屋行旅苦之太宗按其事遂縊殺之

朝夕絃歌自娛隴西王博乂高祖兄子博乂有妓妾數百人皆衣羅綺食必梁肉朝夕絃歌自娛驕侈無比與其弟渤海王奉慈俱為高祖所鄙帝謂曰我怨仇有善猶擢以不次況于親戚而不委任聞汝等惟昵近小人好為不軌先王墳典不聞學習分賜絹二百疋可買經史習讀務為善事

賜絹買經史

上

寧三日不食不能一日不獵巢王元吉高祖第四子元吉性好畋獵載網罟三千餘兩言我寧三日不食不能一日不獵又縱其左右攘奪百姓境內犬畜因之殆盡

五十年為王淮南王茂徐王元禮之子茂險

薄無行元禮姬趙代有美色及元禮過疾茂遂逼之元禮知而切加責讓茂乃屏斥元禮侍衛斷其藥膳仍云

既得五十年為王更何煩藥服竟以

餧終上元中事洩配流振州而死

閨門修整有類寒素

韓王元嘉高祖第十一子元嘉少好學聚書至萬卷又採碑文古迹多得異本閨門修整有類寒素士大夫與其弟靈夔甚相友愛兄弟集見如布衣之禮其修身潔已內外如一當代諸王莫能及者唯霍王元軌抑

其次

斷獄平允

鄭王元懿高祖第十三子累授絳州刺史數斷大獄甚有平允之譽高祖嘉之

閉閤讀書

霍王元軌高祖第十四子少多才藝高祖甚奇之除壽州刺史高祖崩去

職毁瘠過禮自後常衣布示有終身之戚每至忌辰輙數日不食改封霍王尋轉徐州刺史元軌前後為刺史

至州唯閉閤讀書吏事責成於長史司馬謹慎自守與物無忤為人不妄在徐州唯與處士劉玄平為布衣之

交人或問玄平王之長玄平答曰無長問者怪而復問之玄平曰夫人有短所以見其長至于霍王無所不備吾何以稱之哉

特令就府別置文學館

濮王泰太宗第四子以泰好事愛文學特令就府別置文學置館任自引召學士又以泰腰腹洪大起拜頗難復令乘小輿以出入焉

五王宅

初玄宗兄弟出閤列第于東都積善坊五人分院同居號五王宅大足元平從幸西京賜宅於興慶坊亦號五王宅及先天之後興慶是龍潛舊邸因以為宮別賜寧王申王岐山薛王宅邸第相望環於宮側玄宗于興慶宮西南置樓西面題曰花萼相輝之樓南面題曰勤政務本之樓玄宗時登樓聞諸王音樂之聲咸召升樓同榻宴飲或便幸其第賜金分帛厚其歡賞諸王每日于側門朝見歸宅之後即奏樂縱飲擊毬鬬雞或近郊從禽或別墅追賞不絕于歲月遊踐之所中使相望以為太子友悌近古無比故人無間然玄宗既篤於昆弟雖有讒

言交構其間友愛如初

十王宅 玄宗諸子于安國寺東附苑城同為大宅分院居為十王宅後鄂光得罪忠雄大統天寶中慶棣又殁唯榮儀等十四王居院諸孫成長于十宅外置百孫院

百孫院 上

真王 祿山反玄宗幸蜀除潁王璬蜀郡大都督劍南節度大使令先赴本郡璬之藩卒遽不遑受節綿州司馬史賁進說曰王帝子也且為節度使今之藩而不持節軍騎徑進人何所瞻請建大槊蒙之油囊為旌節狀先驅道路足以威衆璬笑曰但有真王何用假旌節乎

之藩不持節 上

履中厭魅 棣王琰玄宗第四子琰妃韋氏有過琰怒不敢奏聞乃作于别室寵二孺人又不相協孺人乃密求巫者書符置琰履中厭魅聖躬玄宗使人掩其履而獲之大怒引琰詰責之琰頓首曰臣之罪合死矣請一言以就鼎鑊然臣與新婦情義絕者二年于茲臣有二孺人又皆爭長臣實不知有符恐此三人所為也唯聖君辨其罪人

及推問之竟孺人也玄宗猶疑瑛知情怒未解太子以下皆為請命囚於鷹犬坊中絕朝請憂懼而死

黄臺瓜辭

祿山之亂玄宗幸蜀肅宗第三子建寧郡王倓衛從肅宗至靈武每蒼黄顛沛之際血戰在前肅宗既即位廣平為元子未冊立授天下兵馬元帥倓典親軍時張良娣有寵倓性忠謇屢言良娣頗自恣與李護國連結內外欲傾動皇嗣自是日為良娣護國所構云建寧恨不得兵權頗蓄異志肅宗怒賜死既而省悟悔之明年冬廣平王收復兩京遣判官李泌入朝獻捷泌與上有東宮之舊從容謂泌曰倓子艱難時實得氣力無故為下人之所間欲圖害其兄朕以社稷大計割愛而為之所也泌對曰爾時臣在河西豈不知其故廣平兄弟天倫篤睦至今廣平言及建寧則嗚咽不已陛下之言出于讒口帝因泣下曰事已及此無如之何泌奏曰臣幼稚時念得黄臺瓜辭陛下嘗聞其說乎高宗有子八人睿宗最幼天后所生三子自為行第故睿

宗第四長曰孝敬皇帝為太子監國而仁明孝悌天后方圖臨朝乃鴆殺孝敬立雍王賢為太子賢每日憂惕知不保全與三弟同侍于父母之側無由敢言乃作黃臺瓜辭令樂工歌之冀天后聞之省悟即生哀愍辭云種瓜黃臺下瓜熟子離離一摘使瓜好再摘令瓜稀三摘猶尚可四摘抱蔓歸而太子賢終為天后所逐死于黔中陛下有今日之事已一摘矣慎無再摘上愕然曰公安得有是言時廣平王立大功亦為張皇后所忌潛構流言泌因事諷動之及代宗即位深思建寧之冤追贈齊王

六宅

史臣曰自天寶以降內宮握禁旅中閹寺繼皆出其心故手纔攬于萬幾目已睨於六宅防閑禁錮不近人情

不起墳

德宗子肅王詳四歲薨性聰慧追念無已不令起墳墓詔如西域法層甎造塔禮儀判官司門郎中李召上言曰墳墓之義經典有常層甎起塔起于天竺肅王名位尊崇喪葬之儀存乎簡冊衆而不法無訓非經乃令準令仍為起墳

兵

圍十六宅 昭宗在華州韓建矯制發兵圍十六宅又殺通王以下十一王 投屍九曲池 蔣玄暉既受朱全忠之命遂弒昭宗又殺德王以下六王投屍于九曲池

二錯 九國志西楚莊宗除高季興荊南節度使檢校太師守中書令渤海王詔都堂擇日禮遣上賜內宴時議多請留季興莊宗詔歸鎮季興始悟朝廷本欲圖已甚憂懼兼程而行夜至襄陽斬關而出江陵父老軍吏皆至荊門迎賓徐謂梁震曰始吾不聽公言幾不脫虎口彌因歔欷既酣又曰吾以此有二錯來朝一錯放回二錯也

不領徼外諸侯 國朝至道二年以左衛上將軍徐國公元偓領洪州都督府鎮南軍節度使右衛上將軍涇國公元偁領鄂州都督武昌軍節度使先是上謂宰相等曰元偓等可與一微外藩鎮若內郡國則本郡遣吏來賀益為勞擾爾呂端等奏曰故事太子不合領徼外諸侯但可下詔本道不得遣人上京從之

出閣封王 咸平

五年以皇太子元佑為光祿大夫檢校太保左衛上將軍兼御史大夫上柱國信國公時宰相上言皇子出閤封王蓋舊典也上謙遜不許而有是命

當為統軍

楚王元佐為左羽林軍上將軍唐德宗朝六軍置統軍秩從二品羽林龍武神武是也十六衛置上將軍與統軍同左右衛驍衛武衛威衛領軍金吾監門千牛衛是也今楚王當為統軍而乃以為上將軍按儀制金吾在統軍上將軍之上今之改秩蓋有司失于檢閱也

屬辭用事當詢僚佐

大中祥符五年上以諸王所和金華殿觀麥歌示輔臣因曰諸王好學朕常誨以屬辭用事當詢于僚佐則免疑誤也

興慶花萼故事無得而比

是年上獨以中宮從幸元偓元儼宮又宴元偓宮如家人禮夜二鼓而罷先是上謂宰相曰朕每戒宗室令誦書作詩習學筆札射藝如聞頗能精至朕將親觀馬議者以為聖上友愛之至禮法之舉雖唐明皇與慶花萼

故事無得而比焉

後世愈昌熾

景祐元年尚書令曹彬贈冀王彬事太祖太宗屢總大兵收復四方未嘗枉殺一人其後子孫益熾世為將相出皇后且三世為將道家所忌而冀王後世愈更昌熾豈非陰德所致乎

真濮王

慶歷中燕王元儼薨大臣以用度未足欲緩冀事右正言孫甫上疏曰燕王上之親叔萬衆之主有四海之大不能備禮于叔乎由是從之燕王有威名于天下中外皆以八王呼之幽燕間皆呼之以止童兒之啼敵使入朝常問館伴曰誰是八王館伴指以示之敵使目逆觀瞻見其堂堂乃言曰真濮王也本國聞其名頗畏之上至孝每于内殿事以家人之禮

中外呼八王幽燕呼之止兒啼

上以夜為晝

歸田錄華原郡王允良燕王子也性好睡每自旦酣寢至暮始興盥漱衣冠而出燃燭治家事飲食宴樂達旦而罷則復寢以終日無日不如此由是一宮之人皆晝睡夕興允良不甚

喜聲色亦不為他嬖恣惟以夜為畫亦其性之異前世所未有也

親王兼太傅 皇子穎拜東陽郡王除婺州節度使檢校太傅翰林學士賈黯上言太傅天子師臣也子為父師于體不順中書檢勘自唐以來親王無兼師傅官者蓋自國朝命官只以差遣為職事三師三公以降皆是虛名故失於因循爾議者皆以

職官分紀卷三十一

欽定四庫全書

子部

職官分紀卷三十三

詳校官中書臣沈鳳輝

侍讀臣孫球覆勘

總校官編修臣王燕緒

校對官編修臣吳舒帷

謄錄監生臣開淮

職官分紀卷三十二

宋 孫逢吉 撰

諸王府僚屬

前漢百官志 後漢百官志 並見諸侯王門

漢舊儀帝子為王王國置太傅相中尉各一人秩二千石

續漢書王子封王者其郡為國每國各置郎中令一人秩千石掌王夫人郎中宿衛官也

晉中興書謝尚司徒左西屬為會稽王友

晉咸寧起居注諸王國大國三卿左右常侍侍郎

隋百官志　梁皇弟皇子府置師長史司馬從事中郎諮議叅軍及掾屬中録事中記室中兵等叅軍功曹史録事記事中兵等叅軍文學主簿正叅軍行叅軍長兼行叅軍等員嗣王府則減皇弟皇子府師友文學長兼行叅軍蕃王府則又減嗣王從事中郎諮議叅軍掾屬録事記室中兵叅軍等員後齊王位列大司馬上置

師一人餘官大抵與梁不異隋親王置師友各一人文學二人長史司馬諮議參軍事掾屬各一人主簿二人録事功曹記室户倉兵等曹騎兵城局等參軍事東西閤祭酒各一人參軍事四人法田水鎧士等曹行參軍各一人行參軍六人長兼行參軍八人典籤二人

唐職官志王府官屬親王府傅一人諮議參軍一人友一人文學二人東閤祭酒西閤祭酒各一人

六典親王府傅一人從三品漢高祖初置諸侯王有太傅輔導王後漢書傅秩二

千石魏晉因之宋齊梁陳皆為師後魏始藩王二藩王三藩王各有師傅北齊唯置師隋皇叔昆弟皇子為親王者置師皇朝因之開元改為傅

掌傅相訓導匡其過失

國朝有其官而無定員正三品

諮議參軍事一人正五品上晉氏公府置諮議參軍事蓋取諮詢謀議軍事也宋齊因之梁陳諸王公府及位從公開府者及皇弟皇子府各有諮議參軍員隋三公府及諸王府各有一人正五品上皇朝因之國朝太平興國中始置諮議正五品上其後不置唯升王府復置諮議參軍以常參官充

掌訏謀左右參議庶事

友一人從五品下漢東平憲王為驃騎將軍辟杜撫為西曹掾尋以為師友魏晉諸王置友

一人宋齊因之品第六進賢一梁冠絳朝服梁皇弟皇子府友各一人班第八正六品陳因之後魏諸王友從四品下北齊皇子置友一人第五品上隋為從五品下皇朝因之掌陪侍遊居規諷道義

國朝有其官而無定員從五品下升王府始置友

文學二人從六品上漢氏公府州郡並有文學魏氏諸王始有文學員晉宋齊梁陳皆因之班第五從七品後魏太和末六品上北齊因之隋親王府有文學二人從六品上皇朝因之掌讎校典籍侍從文章

東閣西閣祭酒各一人從七品上晉初位從公以上並置東閣西閣祭酒宋

齊梁陳後魏北齊皆相因親王嗣王上柱國府各有東閤西閤祭酒各一人從七品上皇朝因之掌接對賢良導引賓客

長史一人從四品上漢相國丞相有兩長史秩千石後漢三公府各有長史一員魏太祖爲吳長沙桓王府因之宋齊諸王領藩鎮者有一人品第六秩千石銅印墨綬進賢兩梁冠絳朝服梁陳公府並有一人後魏北齊亦同隋親王嗣王郡王各有長史皇朝因之嗣王郡王則不置

司馬一人從四品下司馬主兵官宋齊諸王領鎮者各有一人梁陳後魏北齊隋並與長史同置皇朝因之長史司馬掌統理府寮紀綱職務

國朝有其官而無定員

掾一人正六品上漢氏三公大將軍御史大夫並有掾屬員西漢辟召皆上言之故東西曹掾比四百石餘曹比三百石其屬並二百石後漢皆自辟除不復上言故通降為百石品秩雖下優禮甚宏三公蓋天子之股肱掾屬則三公之喉舌故三府掾乃言行之本禍福之主及其遷除或周月而長州郡或數年而至公卿魏晉皆相因置多者或至數十人江左以來諸公置掾二人其加崇者置四人掾屬常數明教義肅清風俗非禮不言非法不行以訓摩吏宋齊梁陳後魏北齊公府皆有掾隋三公三師不開府國王嗣王郡王府有掾屬一人皇朝因之掌通判功曹戶曹倉曹事

屬一人正六品上漢魏以來與掾同置過江之後則為曹名諸公置戶曹屬一人其加崇者置倉曹掾屬一人梁陳諸公皇子皇弟府並有屬後魏北齊三師三公府各有掾隋親王府有屬一人皇朝因

之掌通判兵曹法曹士曹事

主簿一人從六品上 漢三公府有黃閣主簿省錄衆事魏晉以下皆有之梁陳諸公皇子皇弟府各有主簿後魏皇子主簿從六品北齊諸王皆有主簿隋親王府二人皇朝置一人 掌覆省王教

史二人 皇朝因隋置餘史並同

記室參軍事二人從六品上 漢三公及大將軍皆有記室令史主上章表奏報書記魏太祖輔漢以陳琳阮瑀管記室軍國書檄多二人所作晉氏諸公及位從公以上並有參軍員宋諸公府有記室參軍梁陳公府及王府皆有記室參軍北齊因之隋親王嗣王府有記室參軍皇朝因之 掌表

啟書疏

録事參軍事一人從六品上晋元帝初為鎮東大將軍有録事參軍一人梁陳王府有中録事參軍及録事各一人後魏北齊因之隋親王嗣王府有録事參軍一人皇朝因之掌府事

勾稽省署抄目

録事一人從九品下掌受事發差兼勾稽失

功曹參軍一人正七品上漢魏晋宋齊梁陳後周州郡縣並有功曹員從魏太和末諸王府並有功曹員隋氏親王嗣王府有功曹參軍煬帝改為功曹書佐皇朝復為功曹參軍掌文官簿書考課陳設儀式等事

倉曹參軍事一人正七品上後魏諸王府有倉曹參軍隋親王嗣王府有倉曹參軍煬帝改倉曹書佐皇朝復為倉曹參軍掌廩祿請給財物市易等事

戶曹參軍事二人正七品上後魏隋氏與倉曹同置掌封戶田宅僮僕弋獵等事

兵曹參軍事一人正七品上梁陳王府有中兵曹參軍事中直兵曹參軍各一人後魏有皇子府中兵曹參軍始藩王二藩王有兵曹參軍北齊皇子府有中兵外兵參軍隋親王嗣王府有兵曹參軍煬帝改為兵曹書佐皇朝復為兵曹參軍掌武官簿書考課儀衛假使等事

騎曹參軍事一人正七品上隋親王嗣王府有騎曹參軍一人煬帝改為騎曹書佐皇朝復故掌廐牧騎乘文物器械等事

法曹參軍事一人正七品上梁陳後魏諸王府隋親王嗣王府並有法曹行參軍煬帝改為法曹行書佐皇朝復故掌推按欺隱決罰刑獄等事

士曹參軍事一人正七品上後魏諸王府隋親王府皆有士曹行參軍煬帝改為士曹行書佐皇朝復故掌公廨舍宇繕造工徒等事

參軍事二人正八品下漢末三公府有參軍事如孫堅叅騎軍事荀彧參丞相軍事是也魏武帝征荊州請邯鄲淳叅軍事自晉宋以來代有其任梁選簿皇弟皇子府有正叅軍後魏有皇子參軍

北齊因之隋親王嗣王府有參軍六人長兼行參軍八人煬帝改為行書佐皇朝復為參軍四人令減二人六曹以下官吏三府並同其雜使又有執刀十五人典獄十八人問事十二人白直二十四人掌出使及雜檢校事

行參軍四人從八品上晉氏加置以自辟召故曰行也宋齊梁陳皆有之梁選簿嗣王府行參軍降正王府一階隋親王嗣王府並有長兼行參軍煬帝改為長兼行書佐皇朝改為行參軍

典籤二人從八品下齊職儀云諸公領兵局有典籤二人隋親王府嗣王府上柱國柱國府上將軍將軍府各有二人皇朝因之掌宣傳教令事

親王國國令一人從七品下隋置皇朝因之

大農二人從八品下漢諸侯王國置大農晉諸王國置大司農與郎中令中尉為三卿宋齊梁陳北齊王國並有農隋置一人皇朝因之大國令大農掌通判國司事

尉二人正九品下漢諸王國有王尉魏晉宋齊梁陳北齊並有中尉隋因為尉皇朝因之

掌分判國司事

丞一人從九品下錄事一人府五人史十人並皇朝置掌府事勾稽省署抄目監印給紙筆事

典衛八人漢諸王國有衛士長主衛士侍衛晉諸王國有典衛令宋齊梁陳北齊並有隋王國有典衛八人皇朝因之掌守衛居宅事

舍人四人陳北齊王國皆有舍人隋王國有舍人四人皇朝因之掌供引納驅策事

學官長一人晉宋齊梁陳王國並有學官令隋有學官長皇朝因之掌教授內人事

食官長一人丞一人宋齊梁陳北齊王國並有食官長隋親王國有食官長丞各一人皇朝因之掌營造膳食事

廐牧長二人丞二人漢諸王國有太僕武帝改曰僕晉宋王國置牧長後魏北齊爲廐牧長隋置長丞各一人皇朝因之掌畜牧牛馬事

典府長二人丞二人晉氏王國有典府丞梁陳北齊亦因之隋置長丞各一人皇朝因之

總僚佐

與諸生遊前漢司馬相如為郎景帝不好辭賦是時梁孝王來朝從遊說之士齊人鄒陽淮陰枚乘吳莊忌之徒相如見而說之因病免遊梁得與諸人遊

曳長裙吳王濞陰有邪謀鄒陽上書諫之曰臣何王之門不可曳長裙乎

掃門魏勃少時欲求見齊相曹參家貧無以自通乃常早夜持帚掃齊相舍人門外舍人怪之以為物而伺之得勃勃曰願見相君無因故為子掃於是舍人引勃見參以為舍人壹為參御嘗言事參賢之言於悼惠王王召見拜內史

左右狗冠昌邑王見狗冠龔遂曰王之左右皆狗而冠

羽翼魏志楊脩等為陳思王羽翼

綱佐見長史門

凡為上眄遇莫不

入府宋武帝時殷淑儀寵傾後宮子始平王子鸞愛冠諸子凡為上所遇者莫不入子鸞府

殺僚佐齊巴東王子響殺僚佐武帝召戴僧靜使領軍向江陵僧靜面啟曰巴東王年少長史司馬促之太急忿不思難故爾天子兒過誤殺人有何大罪今急遣軍西上人情惶懼無所不至臣不敢奉敕上不答而心善之

玳瑁筵劉楨瓜賦序曰在曹植座廚人進瓜植命為賦其辭曰布象牙之席重玳瑁之筵憑彤玉之几酌綠碧之樽

師

以三百五篇諫昌邑王前漢王式為昌邑王師昭帝崩昌邑王嗣立以淫亂廢昌邑羣臣皆下獄誅唯中尉王吉郎中令龔遂以數諫減死論式繫獄當死治事使者問曰師何以亡諫書式對曰臣

以詩三百五篇朝夕授王至於忠臣孝子之篇未嘗不為王反覆誦之至於危亡失道之君未嘗不流涕為王深陳之臣以詩三百五篇諫是以亡諫書使者以聞亦得減死

高選 晉劉寔博通古今清身潔己行無瑕玷為國子祭酒愍懷太子初封廣陵王高選師友以寔為師

領東海王師 阮孚為吏部尚書領東海王師

求宿士為師表 陳虞寄善屬文性沖靜少篤行造次必於仁厚陳文帝謂到仲舉曰衡陽王出閣須得一人旦夕遊處兼掌書記宜求宿士有行業者仲舉未知所對帝曰吾自得之矣乃以手敕用寄寄入謝帝曰所以暫屈卿游藩非止以文翰相煩乃令以師表相事

暫屈游藩 上

傳

有召必至 後漢書皇太子彊求乞自退封東海王故重選官屬以杜林為傳從駕南巡狩時諸王傅

殺被引命武多交遊不得應詔惟林守慎有召必至餘人雖不見譴而林特受賞賜又辭不敢受帝益重之

盡忠規諫

吳志是儀字子羽南魯二宮初立儀以本職領魯王傅儀嫌二宮相近乃上疏臣竊以魯王天挺懿德兼資文武當今之宜宜鎮四方為國藩輔宣揚德美廣耀威靈乃國家之良規海內所瞻望但臣言辭鄙野不能究盡其意愚以二宮宜有降殺正上下之序明敎化之本書三四上為傅盡忠動輒規諫事上勤與人恭不治產業不受施惠為屋舍才足自容鄰家有起大宅者權出望見問起大室者誰左右對曰似是儀家權曰儀儉必非也問果他家

撰三國要略

唐丘悅富學業景龍中為相王府掾與文學韋利器典籤裴耀卿俱為王府直學士睿宗在藩甚重之官至岐王府開元初卒撰三國要略三十卷行於時

相

國相

燕政大治韓詩外傳田饒事魯哀公而不見察饒謂哀公曰臣將去君黃鵠舉矣哀公曰何謂也饒曰君猶不見雞乎雖有五德君猶曰瀹而食之者何以其所從來者近也夫黃鵠一舉千里止君園池食君魚鱉啄君黍粱無此五德猶貴之以其所從來者遠臣將去君黃鵠舉矣哀公曰止吾將書子之言也饒曰臣聞食其食者不毀其器蔭其樹者不折其枝有臣不用何書其言遂去之燕燕使為相之三年燕政大治哀公喟然太息為之避寢

辭不若夷吾者五國語桓公使鮑叔為宰辭曰臣之所不若夷吾者五寬惠柔民弗若也治國家不失其柄弗若也忠信可結於百姓弗若也制禮義可法於四方弗若也執枹鼓立於軍門使百姓皆加勇焉弗若也桓公乃使請諸魯嚴公加其縛以予齊使齊使受之而退比至三釁三浴之桓公親迎之于郊而與之坐問曰昔吾先君襄公田狩射弋不聽國政卑聖侮士而唯女是崇九妃六嬪陳妾

散百食必粱肉衣必文繡戎車待遊車之貳戎士待陳妾之餘優倡在前賢材在後是以國家不日引不月長恐宗廟之不掃除社稷之不血食敢問為此若何社子對曰定民之居成民之事慎用六柄生殺貧富貴賤也

操竿下釣 孔叢子魯人有公儀潛砥節礪行樂道好古漁於榮利子思與之友穆公因欲以為相謂子思曰公儀子必輔寡人三分魯與之一子其言之子思對曰如公之言則公儀愈所不至也君若饑渴待賢納用其議雖蔬食飲水潛亦願在下風今徒以高貴富厚釣餌君子公儀子智如魚鳥可也不然則彼終身不躡君之庭矣且臣不佞不任為君操竿下釣以傷守節之士

猶飛鴻有翼 管子君有霸王之心夷吾非霸王之臣公曰寡人之有仲父猶飛鴻之有翼也

聖相 晏子春秋仲尼相魯景公患之謂晏子曰鄰國有聖人國之憂也今孔丘相魯為之若何對曰君其勿憂彼魯君弱主也孔子聖相也君不如陰重孔子

許以相齊孔子强諫而不聽必矯而有齊君弗納也夫絶於魯無主於齊孔子困矣居朞年孔子去魯之齊景公不納故困於陳蔡之間矣

一國之相

墨子世俗之君子使之為犬豕之宰不能則亂之使為一國之相不能而為之之豈不悖哉

志合言從

列子管仲之相齊齊君淫亦淫君奢亦奢志合言從道行國霸死之後營氏而已田氏相齊君盈則已降君歛則已施民皆歸之以有齊國

三相楚而心益卑

孫卿子曾子之楚入見楚相孫叔敖曰吾聞之也處官久者士妬之祿厚者民怨之位尊者民恨之今相國有此三者不得罪於楚之士民何也孫叔敖曰吾三相楚而心益卑每益祿而施愈博位尊而體愈恭是以不得罪於楚之士民也

萬乘之相

韓子如耳說衛嗣君說之而太息左右曰公何為不相也公曰馬似鹿者而題千金然而有百金之馬而無一金之鹿不為人用也今如子萬乘之相也然有大邪之意

其心不在衛雖辨智亦不為寡人用吾是以不相

大官呂氏春秋夫相大官也不類小智以弗治治之淮南子蘧伯玉為相子貢往觀之曰何以治國曰以弗治治之閑心說苑公儀休相魯君死左右請閑門公儀休曰池淵吾不稅蒙山吾不賦苛令吾不布吾已閑心矣何閑於門哉

安國家全社稷梁相死惠子欲之梁渡河而遽墮水中船人救之曰子何欲而遽也曰梁無相吾欲往相之船人曰子居船檝之而溺無我則子死矣何能相梁乎惠子曰居居廣艘長檝之間我則不如子至於安國家全社稷子之比我蒙蒙如未視之狗矣

妾不衣帛馬不食粟國語季文子相宣公成公無衣帛之妾無食粟之馬仲孫他諫曰子為魯上卿相二君矣妾不衣帛馬不食粟人其以為愛且不華國乎文子曰吾亦願之然吾觀國人其父兄之食麄而衣惡者多矣吾是以不敢令人之父兄食麄衣惡而我美妾與馬

無乃非相人乎且吾聞之以德榮為國華不聞以妾與馬文子以告孟獻子囚之七日自是子服之妾衣不過七升之布馬餼不過稂莠

治鄭二十六年 史記鄭以子產為相一年豎子不戲狎班白不提挈童子不犂畔二年市不豫賈三年門不夜閉道不拾遺四年田器不歸五年無尺籍喪期不令而治治鄭二十六年而死丁壯號哭老人兒啼曰子產去我死乎民將安歸

遺魚不受 公儀休為魯相客有遺魚者不受相曰以嗜魚故不受今為相自給魚今受魚而免誰復給我魚者吾故不受也食茹而美拔其園葵而棄之見其家織布好而出其家婦燔其機云欲令農工安所售其貨乎

自刎而死 石奢楚昭王相也堅直廉正無所阿避行縣道有殺人者相追之其父也縱其父而還自縶焉使人言於王曰殺人者臣之父也夫以父立政不孝也廢法縱罪非忠也臣罪當死王曰追而不及不當伏罪子其治事矣奢曰不私其父非

孝也不奉主法非忠也王赦其罪上惠也伏誅而死臣職也遂不受令自刎而死

勞不坐乘暑不張蓋五羖大夫之相秦也勞不坐乘暑不張蓋行國中不驅車乘不操干戈功名藏於府庫德行施於後世五羖大夫死國中男女流涕童子不歌謡舂者不相杵

子無立錐之地孫叔敖相楚及死子無立錐之地

發起姦伏後漢王吉為沛相曉達政事發起姦伏

相兩國輒事驕王董仲舒為江都相事易王易王帝兄素驕好勇仲舒以禮誼匡正王敬重焉仲舒為人廉直是時方外攘四夷公孫弘治春秋不如仲舒而弘希世用事位至公卿仲舒以弘為從諛弘嫉之膠西王亦上兄也尤縱恣數害吏二千石乃言於上曰獨董仲舒可使相膠西王膠西王素聞董生有行亦善待之仲舒恐久獲罪病免仲舒凡相兩國輒事驕王數上疏諫爭教令國中所居而治及去位居家終不治產業以修學著書為事

相齊

元朔中主父偃言齊王有淫佚之行上拜偃為齊相偃既至齊使人以王與姊姦事動王王以為終不得脫恐效燕王論死遂自殺偃始為布衣時嘗游燕趙及其貴發燕事趙王恐其為國患欲上書言其陰事為居內不敢發及其為齊相出關即使人上書告偃受諸侯金以故諸侯子多以得封者及齊王以自殺聞上大怒以為偃劫其王令自殺迺下吏治責偃服受諸侯之金實不劫齊王令自殺上欲勿誅公孫弘爭曰齊王自殺無後國除為郡入漢偃本首惡非誅偃無以謝天下乃遂族之

絕昆弟賓客

偃為齊相徧召昆弟賓客散五百金予之數曰始吾貧時昆弟不我衣食賓客不我內門今吾相齊諸君迎我千里吾與諸君絕矣毋復入偃之門

不能取容朝廷

王尊為東平王相王以至親驕奢不奉法度傅相連坐及尊視事奉璽書至庭中王未及出受詔尊持璽書歸舍食已乃還致詔後謁見王太傅在前說相鼠之詩尊曰

母持布鼓過雷門王怒起入後宮尊朝王延請登堂謂王曰尊來為相人皆弔尊也以尊不能取容朝廷故見使相王為天下皆言王勇頗但負貴安能勇如尊乃勇耳王變色視尊意欲格殺之即謂尊欲觀相君佩刀尊舉掖顧謂傍侍郎前引佩刀王欲誣相拔刀鴛王耶王久雅聞尊高名大為屈酌酒具食相對極驩

避正堂舍蓋公

高祖長子肥為齊王以曹參為相國齊國七十餘城天下初定悼惠王富於春秋參盡召長老諸先生問所以安集百姓齊之諸儒百數言人人殊參未知所定聞膠西有蓋公善治黃老言使人厚幣請之既見蓋公為言治道貴清靜而民自定參於是避正堂舍蓋公其治要用黃老術故相齊九年齊國安集大稱賢相蕭何薨參代為相國果召參代為相國

漑田數百頃

後漢張禹為下邳相徐縣北界有蒲揚陂旁多良田而堙廢莫脩禹為開水門通引灌漑遂成熟田數百頃勸率吏民假與種糧親自勉勞遂大收穀實鄰郡

貧者歸之千餘戶室廬相屬其下成市至墾千餘頃民用温給

過界不見必為天下笑

後漢趙咨應召復拜東海相之官道經滎陽令敦煌曹暠咨之故孝廉也迎路謁候咨不為留暠送至亭次望塵不及謂主簿曰趙君名重今過界不見必為天下笑即棄印綬追至東海謁咨畢辭歸家其為時人所貴若此

政惟仁簡以身率物

東觀漢記吳楊字季英遷膠東相政惟仁簡以身率物民有相爭訴者輙閉閤自責然後斷其所訟以道譬之或身到閭里重相和解自是之後爭隙省息吏民不欺

五經復興魯叔陵

魯丕字叔陵拜趙相為政尚寬惠禮讓雖居官不廢教授門人常有數百稱東號曰五經復興魯叔陵

計日受俸

謝承後漢書趙咨拜東海相計日受俸不使有餘炊

單步入界

高弘字伯武為琅邪相負笈單步入界妻子不歷官舍

政尚清靜

司馬彪續漢書吳祐

遷膠東侯相政尚清靜以身率下褒賢勸善為務

生子不養斬其父母 華嶠後漢書王吉為沛相曉達政事令曰若生子不養斬其父母合土棺埋之

以儉化俗 東郡趙咨為東海相人遺其雙魚啗之二歲不盡以儉化俗

自請治劇郡 前漢張敞字子高拜膠東相辭之官自請治劇郡非賞罰無以勸善懲惡吏追捕有功效者願得壹切比三輔尤異天子許之敞到膠東明設購賞令盜相捕由是盜賊解散國中遂平

孝於其親者忠於君 魏志初曹公為兗州以東平畢諶為別駕張邈之叛也邈刼諶母弟妻子公謝遣之曰卿老母在復可去諶頓首無二心公嘉之為之流涕既出遂亡歸及邈敗生得諶衆為諶懼公曰夫人孝於其親者豈不亦忠於君乎吾所求也以為魯相

奸宄逃竄郡界蕭然 太祖光和末黃巾起拜騎都尉討潁川賊遷為濟南相國有十餘縣長吏多阿附貴

戚贓汚狼籍於是奏免其人棻斷滛祀奸宄逃竄郡界肅然

客不忍刺 蜀志劉備為平原相郡民劉平素輕先主恥為之下使客刺之客不忍刺其得人心如此

乘驢到郡 晉武帝輔魏政阮籍嘗言於帝曰平生曾遊東平樂其風土遂拜為東平相籍乘驢到郡壞府舍屏障使內外相通法令清簡

二千石皆如是朕何憂 阮种還平原相時衮邑衛京自南陽太守遷於河內與种俱拜帝望而歎曰二十石皆如是朕何憂乎

妻子不入官舍 晉中興書刁曜為豐相妻子不入官舍

一朝殺五部督郵 九州春秋孔融為北海相一朝殺五部督郵

生男女以駱為名 會稽駱俊靈帝擢拜陳相汝南葛陂盜賊萊起陳與接境四面受敵俊勵吏民為之保郭出倉見穀以贍貧民鄰郡士庶或往歸之身損俸祿給其衣食民有產子常勑主者厚致米肉生男女者輒以駱為名

大

蝗侵境一尺皆死 鍾岏良吏傳趙熹遷平原相青州大蝗齊平原界侵境一尺皆死 還書不發 會稽典録張濟字季南為中山相是時大將軍梁冀與常有書與濟屬舉孝廉濟知冀必有私焉還書不發由是見怨 朝朔徒步未嘗登車 夏方字文正為常山王相魯王傳朝朔徒步未嘗登車 道不拾遺 前漢郅都拜濟南相至則誅瞯氏首惡餘皆股栗居歲餘郎中道不拾遺 庭掾惲嚴明 東觀漢記周紆遷召陵相庭掾惲紆之嚴明欲損其威乃晨取死人斷手足立寺門紆聞使往至死人邊若與死人共語狀陰察視口眼有稻芒乃密問守門人曰誰載藁入城者對惟有廷掾爾紆乃收問自後不敢有欺者 行不苟合義不取容 宋建寧為淮南王黥布相布反建諫不聽既誅布聞建諫之高祖賜建號平原君為人辯有口刻廉剛直行不苟合義不取容 召對合旨 范曄

後漢書宋意少傳父業顯宗時舉孝廉以召對合旨拜河陽相食乾糒謝承後漢書沈景為河間相恒食乾糒

十日一炊刁曜作魯相受俸粟以作乾飯十日一炊外溫柔內能斷志魏袁煥字耀卿遷梁相外溫柔而內能斷以病去官百姓思之

詣闕請留者數千人譬屼良吏傳宋均遷東海相及徵還東海思之作歌頌詣闕請留者數千人

上二郡印綬徐璆字孟本遷東海相遭漢末大亂猶崎嶇還都上二郡印綬司徒趙溫曰君遭難猶存此也璆曰昔蘇武困且不隱七尺之節況方寸之內其可忘乎

賓友

八公漢淮南王安為人好書招賓客數千人八公之徒咸慕其德各竭材智著述篇章各分其辭賦以類

相次或稱大山小山猶詩有大雅小雅也

早有令譽南史齊始興王鑑高帝之子性聰警初封廣興郡王袁彖時為秘書丞早有令譽高帝重鑑乃以彖為友

文學之舉必極有德殷浩列傳會稽王少著名譽文學之舉必極有德以浩為友

誠宜得有益者山公啓事近啓脩武令劉訥補南陽王友詔曰友誠宜得有益者然以訥長史民不宜屢易為疑令散令散邪又啟令散職中誠自有人然劉訥才志外內所稱臣以為宜蒙此者是以啓及不審固可不詔可爾

東西二絶宣城王為揚州判史領野王王褒並為賓客王愛其才野王善丹青王于東府起齋令野王畫古賢命王褒書贊時人稱為二絶

對作史北史蕭大圜除滕王迴友嘗問大圜曰吾聞湘東王作梁史有之乎隱則非實記則攘羊對曰言之妄也如使有之亦不足怪昔漢明作世祖紀章帝為顯宗紀殷鑒不遠足為成例且君子之過如日

月之蝕彰于四海安得而隱之如有不彰亦安得不隱子為父隱直在其中肆國之惡即有禮也廻乃大笑

擇耆德方正有學術者 國朝大中祥符九年以工部郎中張士遜為戶部郎中直昭文館左司諫直史館崔遵度為戶部員外郎依前直史館並充壽春郡王友賜龍犀帶緡錢上作七言詩寵之又賜遵度金紫時王將受經命中書擇耆德方正有學術者為府官士遜時為河北轉運使以其雅素清謹歷外任著治聲遵度力學存士行搢紳目為長者即召士遜等赴闕而並命焉初宰相欲以士遜等為翊善記室上曰翊善記室府屬也王皆受拜朕以郡王年少欲令尊禮師友相見答拜故以王友命之

長史

醉勝醒 南史孔覬為安陸王後軍長史江夏內史性使酒仗氣每醉彌日不醒僚類間多所陵忽不能

曲意權幸莫不畏而疾之居常貧罄未嘗關懷為府長史典籤諮事不呼前不敢前不令去不敢去雖醉日居多而明曉政事醒時判決未嘗有壅衆咸云孔公一月二十九日醉勝世人二十九日醒也孝武每欲引見先遣人覘其醉醒性真素不尚矯飾遇得寶玩服用不疑而他物麄敗終不改易

參知西邸抄書

司徒竟陵王子良西邸抄書令徒司右長史陸慧曉參知其事

別榻

孔休源為晉安王府長史南郡太守行荆州府事帝謂曰荆州總上流衝要義同分陝今以十歲兒委卿善輔翼之休源累佐名藩甚得人譽王深相倚仗常於中齋別施一榻曰此是孔長史坐人莫得預焉其見敬如此帝常謂王曰休源人倫儀表汝年尚幼當每事師之

天下第一人

齊武第三子廬陵王子卿為南豫州刺史帝稱其小名謂司徒竟陵王子良曰烏熊痴如熊不得天下第一人為行事無以壓一州既而曰吾思得賢人矣乃以陸慧曉為長史慧

曉清介正立不雜交遊廬江何點稱慧曉心如照鏡遇形觸物無不朗然

不與典籤坐

江革為晉安王長史潯陽太守行江州府事以清嚴為屬城所憚時少王行事多傾意於籤帥革以正直自居不與典籤趙道智坐道智因還都啓事言革墮事好酒以王曇代之

言論必以詩書

武帝以武陵王紀在東州頗驕縱以臧盾性弱不能規正乃以江革為武陵王長史會稽郡丞行府事革至鎮不受餉遺唯資公俸人安吏畏百城震恐山陰令王騫贓貨狼籍望風自解府王憚之每侍讌言論必以詩書王因此耽學好文典籤以王所制詩呈武帝帝謂僕射徐勉曰革果稱職

以石實船

江革自武陵王長史會稽郡丞召拜都官尚書唯乘臺所給一舸舫艚偏欹將濟江或請從重物以迮輕艚革無物乃於西陵岸取石十餘片以實之

必取正人

唐太宗以子弟成長慮乖法度長史司馬必取正人庶人祐太宗第五子初封齊王

投齊州都督祐溺情羣小尤好弋獵長史薛大鼎屢諫不聽太宗以大鼎輔導無方竟坐免權萬紀前為吳王恪長史有正直節迺以萬紀為祐長史萬紀見祐非法常犯顏切諫太宗慮其不能悔過數以書責祐萬紀恐并獲罪勸祐飭躬引過祐附表謝罪因萬紀入朝言之太宗意稍解賜萬紀而諭之仍以祐前過勅書誚之祐聞萬紀勞勉而獨被責以為賣已意甚不平萬紀性又褊隘專以嚴急維持之城門外不許祐出鷹犬並令解放祐與符君羮等謀殺萬紀事泄萬紀悉收繫獄奏之詔追祐入京萬紀奉詔先行祐遣人在路射殺之遂起兵反俄而兵曹杜行敏率兵圖祐擒之送京師貶為庶人

綱佐　晋琅邪王鎮廣陵高選綱佐以阮孚為長史

司馬

司臚　南史謝超宗為黄門郎以失儀出為南郡王中軍司馬人問曰承有朝命定是何府超宗怨望答曰

不知是司馬為是司驢既是驢府正應為司驢有司奏以怨望免禁錮十年

方外司馬 北史後魏王晞為常山王司馬在并州雖戎馬填閭未嘗以世務為累良辰美景嘯咏遨遊登山臨水以談讌為事士人謂之方外司馬

必取正人 見長史門

文學

受詔察王舉措 魏志中山恭王袞每讀書文學左右常恐以精力為病數諫止之然性所樂不能廢也文學防輔相與言受詔察王舉措有過當奏及有善亦宜以聞不可匿其美也遂共表稱陳袞美袞聞之大驚責讓文學曰修身自守常人之行耳而諸君乃以上聞適增其負累也

精選賓友 晉鄭袞魏武帝初封諸子為侯精選賓友袞與徐幹俱為臨菑文學

八歲聰明善詩賦 晉諸公贊扶風

王子年八歲聰明善詩賦中表之魏烈祖以為齊王芳文學

奇
欲得奇士求之於文學

長沙耆舊傳太尉李公時為荆州刺史下辟書曰夫採名珠求之於蚌欲得奇士求之于文學或剖萬蚌不得一珠不可捨蚌求之于魚或為文學不出奇士亦不可捨文學求之于斗筲也由是言之蚌乃珠之所藏文學亦士之

不取貴遊子弟

南史齊衡陽王好學善屬文武帝謂王儉曰衡陽王須文學當使華實相稱不得止取貴遊子弟而已乃以太子舍人蕭數為文學

西邸

竟陵王子良開西邸招文學牛僧孺虞義丘國賓蕭文琰丘令楷江洪劉孝孫並以善辭藻游焉

功曹

才地豈可游外府

南史王劢美風儀博涉書史恬然清簡未嘗以利欲干懷仕梁為河東王

功曹史王出鎮京口勤將隨之落范陽張纘時典選舉勸造纘言别纘嘉其風采乃曰王生才地豈可遊外府乎奏為太子洗馬

寄詩西府

謝朓文章清麗為齊隨王子隆鎮西功曹子隆在荆州好辭賦朓尤被賞不捨日夕長史王秀之以朓年少相動欲以啟聞朓知之因事求還道中為詩寄西府曰常恐鷹隼擊時菊委嚴霜寄言罻羅者寥廓已高翔

郎中令

面刺王過

前漢龔遂字少卿以明經為官至昌邑郎中令事王賀賀動作多不正遂為人忠厚剛毅有大節内諫爭於王外責傅相於經義陳禍福至於涕泣謇諤亡已面刺王過王至掩耳起走曰郎中令善媿人及國中皆畏憚焉王嘗久與騶奴宰人游戲飲食賞賜無度遂入見王涕泣膝行左右侍御皆出涕王曰郎

中令何為哭遂曰臣痛社稷危也

行殿中　周勃等共誅諸呂迎代王郎中令張武等議皆曰不可信願稱疾無往以觀其變中尉宋昌進曰羣臣之議皆非願大王勿疑代王遣太后弟薄昭見勃勃等具言所以迎立王者昭還報信矣代王笑謂曰果如公言乃令宋昌驂乘張武等乘六乘傳詣長安羣臣奉法駕迎代邸皇帝即夕入未央宮夜拜宋昌為衛將軍領南北軍張武為郎中令行殿中

賜穀二千斛　魏志袁渙為魏國郎中令及卒太祖為之流涕賜穀二千斛一教以太倉穀千石賜郎中令之家一教以垣下穀千斛與曜卿家外不解其意教曰以太倉穀者官法也以垣下穀者親舊也

南方秀望　晉中興書顧榮時在洛者惟陸機雲及榮三人而已機雲雖有才藻不及榮也以南方秀望補吳王郎中令

吾得其人　沈約宋書宋國初建當置郎中令武帝難其人謂傅亮曰今用郎中令不可減袁曜卿既而曰吾得其人

矣乃以王恩居之

謝子木誣朱弼

續搜神記會稽朱弼為王國郎中令營丘茅舍未成而卒同郎謝子木代其事以弼死亡乃定簿書多張功費長百餘萬以其贓誣弼而實入子木子木夜寢忽聞有人道弼姓字者俄頃而到當子木前立謂之曰卿以枯骨腐肉可得誣耶當以某日夜更相盡言忽然不見

清塗

陸機集機為吳王郎中令潘岳賦詩云人謂國官清塗攸失吾子洗然潛退自逸

衣獘補衣

漢周仁以罰見景帝遷為郎中令仁為人陰重不泄常衣獘補衣溺袴朞為不潔以是得幸入臥內

抽引遠人

陸機表詣吳王曰臣本吳人踡居海隅朝廷抽引遠人綏慰遐外故太傅聽辭殿下東到淮南發詔以臣為郎中令

中尉

治官皆有廉節 史記魯中公弟子為傅士十餘人孔安國至臨淮太守徐偃為膠西中尉其治官皆有廉節稱其好學

號公孫將軍 前漢梁孝王招延四方豪傑齊人公孫詭多奇計初見日賜千金官至中尉號公孫將軍

論五經同異於石渠閣 三輔決錄淮陽王宣帝愛子器異其子欲以嗣王恃寵自驕乃用韋玄成為中尉以輔導之受詔與蕭望之等論五經同異於石渠閣

思邵中尉言使人毛竪 邵氏家傳弘字德裕時景帝為琅邪王請君為中尉君為體素方嚴儀容甚偉雖私門接對志有禮法使者潛至君舍令使者進曰王有令君徐理鬢冠履俯伏盡禮然後讀之王與使者屏立牖聽為之太息曰古人稱不愧于屋漏其邵中尉乎吾乃逆詐以試長者豈不陋哉王虛心受納忻妄言話盡夜無休君乃上書諫王讀書三四瞿然失色復謂左右曰思邵中尉之言使人于今毛竪

常侍

隨王歸國　漢龔舍少好學明經楚王入朝聞舍高名聘為常侍不得已隨王歸國

察孝廉　晉陽秋甘卓字季思察孝廉為吳王晏常侍

日下無雙　南史到洽除晉安王國右常侍不就遂築室巖阿幽居積歲樂安任昉有知人之鑒與洽兄溉善嘗訪洽於田舍見之歎曰此子日下無雙遂申拜見之禮

國侍郎

王隱晉書孫秀琅邪國書佐為趙王倫國侍郎

能鼓雅琴召見溫室　桓譚新論宣帝元康神爵之間丞相奏能鼓雅琴者勑海趙定梁國龍德召見溫室

拜國侍郎

上將軍

虎嘯江濆陸機集答吳王上將軍顧處微四言詩曰仁勇同宅文武相紛王猷御事誰將士軍于時虓飛虎嘯江濆

翊善

國朝舊有王府親事帳內員皇朝之制唯置諮議記室及别置翊善侍講等官各一員並以常叅官充或不備置官量補三師三公以下各以本司公人為常從本司

無人者即左右金吾司及京府或兵人內量給

太平興國四年別置翊善一人

元祐官品令親王府翊善侍讀侍講從七品

兩位供職 国朝治平二年以三司度支判官太常博士集賢校理邵元為直館潁王府翊善同判司農寺令于兩位供職三年以尚書度支郎中王稷臣直集賢院充潁王府翊善令于皇子兩位供職

記室 餘沿革已見前總僚屬門

五代後唐長興四年以前襄州觀察使魚崇遠為秦王府記室參軍事

國朝太平興國中別置記室參軍事諸王府侍講兼以本官充其後多不置諮議而翊善記室止一員記室或不稱參軍升王府始置參軍事以常參官充

元祐官品令諸王府記室參軍從八品

侍讀

唐開成元年宰相李石奏太子有侍讀諸王亦有侍讀無降殺之禮今後宜改奉諸王講讀

德業優深隋楊汪字元度勤學專精左氏傳通三禮解褐為周冀王侍讀王甚重之每曰楊侍讀德

業優深孤之穆生也

朱門閉影 梁陶弘景十歲得葛洪神仙傳晝夜研尋便有養生之志讀書萬卷一事不知以為深恥未弱冠齊高帝作相引為諸王侍讀除奉朝請雖在朱門閉影不交外物唯以披閱為務既而脫朝服挂神武門上表辭祿詔許之及發公卿祖之供帳甚盛乃止于句曲山自號華陽陶隱居士梁武帝早與之遊及即位恩禮愈篤手敕招之不出國家每有吉凶征討大事無不咨詢時人謂之山中宰相

有仲宣之才 徐摛字士秀晉安王綱出戍石頭梁武帝謂周捨曰我求一文學俱長兼有行者吾欲令與晉安遊處捨曰臣外弟徐摛形質陋小若不勝衣而堪此選帝曰必有仲宣之才亦不簡其容貌乃以摛為侍讀

形質陋小若不勝衣 上

想卿節義之風故有斯贈 唐姚思廉初為代王侍讀會義師趍京城時府僚駭散唯思廉侍王不離其側兵將昇殿思廉謂之曰唐公舉兵本

匡王室卿等不宜無禮于王衆服其言於是布列階下高祖聞而義之許其扶王至順陽閤下泣拜而去觀者咸歎曰忠烈之士也仁者有勇此之謂乎太宗居藩引為文學及親征徐圓朗思廉時在洛陽太宗嘗從容言及隋亡之事慨然歎曰姚思廉不懼兵刃以明大節求諸古人亦何以加也因寄物三百段遺之具書曰想卿節義之風故有斯贈撻諸子必極楚痛九國志後蜀劉保義遷户部郎中充諸王侍讀賜金紫孟昶問以經義稱旨轉給事中保義魯質性復嚴急每撻昶諸子必極楚痛號泣而後止諸乳母密遣人語保義曰王侯家子弟何過撻辱之保義怒曰膏粱之不訓則豚犬爾汝婦人何知耶俄罷侍讀而卒

侍講

國朝太平興國四年别置以常參官充又置侍讀以常參官充

元祐官品令與侍讀並見翊善

伴讀

國朝有皇孫教授南北宅伴讀說書皆無定員

說書

國朝無定員天聖三年以嘉州錄事參軍國子監說書張惟翰充蔡州團練使允弼宅教授上曰諸宮院教授非止講習經旨亦須選擇履行端慤者中書門下奏曰惟翰元自銓曹選入國學進士及第必有行止欲送入

内侍省依例引見因命之十一月惟翰為著作

教授

國朝至道元年以司門員外郎孫蟦充皇姪皇孫教授時中書言案唐文宗朝宰臣李石奏太子有侍讀諸王亦有侍讀無降殺之禮改為奉諸王講讀今皇姪皇孫官是環衛之職請以教授為名從之治平元年詔子弟不率教俾教授官本位尊長具名申大宗正司量行戒責教授官不職不能勉勵大宗正司察訪以聞初上以

宗室自率府副率以上八百餘人其奉朝請者四百餘人而教學之官六員而已因命增置凡皇族年三十以上者一百三十人置講書四員年十五以上者三百九人增置教授五員年十四以下者别置小學教授十二員并舊六員爲二十七員以分教之上謂韓琦等曰凡事之行患於漸久而怠廢况爲學之道尤戒中止諸宗室之幼者仍須本位尊長常加率勵庻不懈墮可召舍人諭此意作詔戒勉之二年七月詔睦親廣親宅小學

教授選歴任及供職通滿七考其未供職七考者供職及一年與轉官又供職三年及許外任自今有闕令國子監舉其出身京官或選人年四十以上者

侍教

國朝咸平四年以前知洺州永年縣劉士元為大理寺丞南宫侍教大中祥符三年詔南宫北宅大將軍以下各赴書院與侍教伴讀等講讀經史應諸院十歲以上並須入學每日受經書學至午後乃罷仍委侍教等勤

心誘勸興令廢墜

公主邑司官 令 丞 錄事

六典公主邑司令一人從七品下 漢書百官表宗正屬官有公主家令公主所食曰邑晉太康中為長山長公主置家令一人宋齊以後時有其職隋氏復置皇朝因之神龍初公主府並同王府置官屬景雲初罷 丞一人從八品下 晉起居注云太康十一年詔曰南郡公主家令丞缺何以不補隋有其職皇朝因之 錄事一人從九品下 皇朝因隋置 各掌主家財貨出入田園徵封之事其制度皆隸宗正焉

國朝公主宅雖置中使一人管勾

大宗正司 知宗正司事 同知宗正司事 同勾管宗正司事

國朝慶歷初置此以允讓允弼同領使相承擇宗室任之掌治宗室治平元年增置同知大宗正事一員擢宗惠為之詔以為宗室數倍于前而宗正司事亦滋多乃增置焉至和二年以皇兄汝南郡王子右領軍衛大將軍宗師為康州刺史北海郡王允弼子右監門衛將軍宗喬為右領軍衛大將軍皆以其父領大宗正司从因乾元節推恩特遷之後毋得為例今知大宗正司每歲有與減磨勘恩例乃緣其制也

熙寧元年以皇伯吉州團練使宗惠權同管勾大宗正司事候允弼服闋依舊

予嘗修玉牒知國家慶緒之繁衍治平中宗室四千餘人男女相半存亡亦然親王置翊善侍講記室餘則逐宮院置都講教授歲時有喜慶則燕崇政殿或太清樓命之則課其書禮或賦頌歌詩擇其能者而推賜器幣以旌勸之景祐三年始置大宗正司以濮王及彰化軍留後守節同領其事凡有所奏請不得專達必宗正司詳酌而後以聞所以勉進其敦睦而糾正其愆違也其後增置講書官四員列置小學教授十二員

又增同知大宗正一員而置官益多具跡屬又聽其出外官則自厲而向學者彌衆矣

丞

國朝熙寧三年大宗正司置丞二員命都官員外郎張稚圭知丞事繼以光祿事丞李德芻同知丞事詔于芳林園内置司

職官分紀卷三十二